



PL
2690
S3
1644
v.4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九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岡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叅訂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軍

曹孟德會合三將

澤麋虎皮便爲宗射之的袁術一僭帝號天下其起而攻之曹操所以遲遲而未發者非薄天子而不爲正畏天下而不敢耳況所樂乎爲君以其有令天下之權也權則專之于已名則歸之于帝操之謀善矣操辭其名而取其實術無其實而冒其名豈非操巧而術拙

或曰蜀吳魏三國後來皆稱皇帝獨袁術之帝則不可何也曰真能做皇帝者毋不在先而在後其爲正統混一之帝必待海內削平四方賓服又必有羣臣勸進諸侯推戴然後讓再讓三辭之不得而乃祀南郊改正朔焉則受之也愈遲而得之也愈固卽爲閏統偏安之帝亦必待

小邦俱已兼併大國僅存一二外而隣境息烽內而人民樂附然而自侯而王自王而帝次第而升之斯能傳之後人以爲再世不拔之業今觀建安之初曹操雖專獻帝尚在而羣雄角立如劉備孫策袁紹公孫瓚呂布張繡張魯劉表劉璋馬騰韓遂之徒曾未有一人遽敢盜竊名

字者而以壽春太守漫然而僭至尊之號安得不遇禍而召亡哉

愛兵而不愛民不可以爲將愛將而不愛民不可以爲君故善將兵者必能治兵兼能治他人之兵于禁是也善將將者必能治將兼能治他人之將劉備是也曹操擊繡之兵以手扶麥而過則知操之能爲將矣袁術攻徐之將于路劫掠而來則知術之不能爲君矣民爲邦本故此卷之中三致意云

操之忌備深矣忌布亦深矣方其相合則私爲之構以離之及其既離又以未及攻之而如使合之乃易合之而又私相構以欲其終離之切

則爲一虎爭食之謀繼又爲驅虎吞狼之計未更爲掘坑待虎之策種種不懷好意呂布不知而爲其所弄劉備知之而權且應命曹操亦明知劉備必然知之而大家只做不知真好看煞人

曹操一生無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諸侯又借諸侯以攻諸侯至于欲安軍心則他人之頭亦可借欲申令則自己之髮亦軍可借借之謀愈奇借之術愈約是千古第一奸雄

却說袁術在淮南地廣糧多又有孫策所質玉璽遂思僭稱帝號如此主惡又可笑又可憐

大會羣下議曰昔漢高祖不過泗上一亭長而有天下今歷

年四百氣數已盡海內鼎沸吾家四世三公久仰○薄視亭長重稱四世

百姓所歸吾欲應天順人正位九五爾衆人以爲何如主簿閻象曰不可

昔周后稷積德累功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二猶以服事殷其明公家世

雖貴未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事決不可行此事曹操亦不

敢行而必留待其後人術怒曰吾袁姓出于陳陳乃太舜之後然則不止

者正怕此一段議論耳以士承火正應其運又識云代漢者當塗高也吾字公路正應其識

矣而高象魏闕也此曹操之識袁術何得冒認又有傳國玉璽若不為君皆天道也吾意已決多

言者斬臣但聞有羣臣勸進而猶讓者不聞有諍遂建號仲氏建号仲氏想

房予立臺省等官乘龍鳳輦祀南北郊立馬方女為后立子為東宮因命

使催取呂布之女為東宮妃却聞布已將韓胤解赴許都為曹操所斬前

文乃大怒遂拜張勳為大將軍統領大軍二十餘萬分七路征徐州第一

路大將張勳居中第二路上將橋蕤居左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第四路

副將雷續居左第五路副將陳蘭居右第六路降將韓暹居左第七路降

將楊奉居右未二路應前各領部下健將文伏後文日起行命兗州刺史金尚為

太尉監運七路錢糧尚不從術殺之以紀靈為七路都救應使術自引軍

三萬使李豐梁剛樂就為崔進吏接應七路之兵得白布吏人眾臨

張勳一軍從大路逕取徐州橋樊一軍取小沛陣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

軍取瑯琊陳蘭一軍取碣石韓暹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此一役

呂布採听處補敘出好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于路劫掠將來好个皇帝兵乃急召眾謀

士商議陳宮與陳珪父子俱至陳宮曰徐州之禍乃陳珪父子所招媚朝

廷以求爵祿今日移禍于將軍可斬二人之頭敵袁術其軍自退此時即殺陳珪

父子袁術必不退兵陳宮此謀甚左布聽其言即命擒下陳珪陳登沒主陳登大笑曰何如

是之懦也吾觀七路之兵如七堆腐草何足介意語多豪氣○元龍曾說

幹大事則不如元龍說大話則學元龍可嘆也布曰汝若有計破敵免汝死罪陳珪曰將軍若用

老夫之言徐州可保無虞布曰試言之珪曰術兵雖眾皆烏合之師素不

親睦我以正兵守之出奇兵勝之無不成功更有一計不止保安徐州并

可生擒袁術其語愈壯布曰計將安出珪曰韓暹楊奉乃漢舊臣因懼曹操而

走無家可依暫歸袁術術必輕之彼亦不樂為術用若憑尺書結為內應

和主創其命曰韓愈奉以萬壽萬國萬民而

朱子云：『此無異命曰。』言之曰：『此其無異命。』

皇之訓也。言雖曰聖之示教，然其間亦有大意。大語在會傳入南今人語多豪傑○云諸會強

我必不遠矣今日舒國一科軍和視一人之與姓嘉祐其軍自見

十谷軍馬日食二十里于谷民剝剝來錢个皇

一軍大破之一軍又小市車一軍又一軍又雷萬一

更連劉備為外合必擒袁術矣此彼失其二路而布曰汝須親到韓暹楊

奉處下書陳登允諾布乃發表上許都為後曹操攻術張本并致書與豫州為後云

張本然後令陳登引數騎先于下邳道上候韓暹遲引兵至下寨畢登入見

遲問曰汝乃呂布之人來此何幹登笑曰某為大漢公卿四字便打何謂

呂布之人若將軍者向為漢臣今乃為反賊之臣使昔日關中保駕之功

化為烏有竊為將軍不取也揭其前功且袁術性最多疑將軍後必為其

所害今不早圖悔之無及說出後患遲嘆曰吾欲歸漢恨無門耳登乃出

布書遲覽書畢曰吾已知之公先回吾與楊將軍反戈擊之但看火起為

號溫侯以兵相應可也前欲兩處下書今說得此一處而彼一登辭遲去

回報呂布布乃分兵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橋陳宮引一軍進沂

都敵陳紀一將敵張遼臧霸引一軍出瑯琊敵雷薄宋憲魏續引一軍出

碭石敵陳蘭一將敵呂布自引一軍山大道敵張勳大將敵各領軍一萬

餘者守城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張勳軍到料敵呂布不過且退二十里屯住待四下兵接應是時二更時分韓暹楊奉分兵到處放火接應呂家軍入寨動軍大亂呂布乘勢掩殺張勳敗走呂布趕到天明正撞紀靈接應前日替人和事今日自做對頭兩軍相迎恰待交鋒韓暹楊奉兩路殺來紀靈大敗而走呂布引兵追殺山背後一彪軍到門旗開處只見一隊軍馬打龍鳳日月旗幡四斗五方旌幟金瓜銀斧黃錢曰旌黃羅絹金傘蓋之下袁術身披金甲腕懸兩刀立馬陣前如譯之大罵呂布背主家奴布怒挺戟向前術將李豐挺鎗來迎戰不三合被布刺傷其手豐棄鎗而走呂布麾兵衝殺術軍大亂呂布引軍從後追趕搶奪馬匹衣甲無數袁術引着敗軍走不上數里山背後一彪軍出截住去路當先一將乃關雲長也即前日前喝罵之馬弓手也此時云大叫反賊還不受死袁術慌走餘眾四散奔逃被雲長大殺了一陣袁術收拾敗軍奔回淮南去了術兵甚不經戰真如腐草呂

布得勝邀請雲長并楊奉韓暹等一行入馬到徐州大排筵宴管待軍士

都有犒賞次日雲長辭歸布保韓暹為沂都牧楊奉為瑯琊牧商議欲留

二人在徐州陳珪曰不可韓楊二人據山東不出一年則山東城郭皆屬

將軍也布然之遂送二將暫于沂都瑯琊二處屯劄以候恩命殺二人張

本陳登私問父曰何不留二人在徐州為殺呂布之根珪曰倘二人協助

呂布是反為虎添爪牙也登乃服父之高見殺義父人偏有父子却說袁

術敗回淮南遣人往江東問孫策借兵報仇策怒曰汝貽吾玉璽孫策其僭稱帝

號背反漢室大逆不道吾方欲加兵問罪豈肯反助叛賊乎是正氣遂回

書以絕之同思月下一大哭之時使者賁書回見袁術術看畢怒曰黃口儒

子何敢乃爾猶以年幼輕吾先伐之長史楊大將力諫方止却說孫策自

發書後防袁術兵來點軍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為會稽太守令起

兵征討袁術策乃商議便欲起兵長史張昭曰術雖新敗兵多糧足大可

車敵不如遺書曹操勸他南征吾為後應兩軍相援術軍必敗萬一有失
亦望操救援策從其言遣使以此意達曹操却說曹操至許都思慕典韋
立祀祭之封其子典滿為中郎收養在府忙日照應前事忽報孫策遣使致書操
覽畢又有人報袁術乏糧劫掠陳留以却掠為事似強盜不似皇帝欲乘虛攻之遂興
兵南征令曹仁守許都其餘皆從征馬步兵十七萬糧食輜重于餘車一
面先發人會合孫策與劉備呂布兵至豫章界上玄德早引兵來迎操命
請入營相見畢玄德獻上首級二顆奇操驚曰此是何人首級玄德曰此
韓暹楊奉之首級也奇操曰何以得之玄德曰呂布令二人權住沂都瑯
琊兩縣不意二人縱兵掠民人人嗟怨因此備乃設一宴詐請議事飲酒
間擲盞為號使關張二弟殺之盡降其眾今特來請罪此事只在玄德口中敘出省却許多
筆操曰君為國家除害正是大功何言罪也遂厚勞玄德縱兵掠民者于禁治其將更是痛
合兵到徐州界呂布出迎操善言撫慰封為左將軍許于

還都之時換給印綬安放布大喜操即分呂布一軍在左立德一軍在右

自統大軍居中令夏侯惇于禁爲先鋒袁術知曹兵至令大將橋瑁引兵

五萬作先鋒兩軍會于壽春界口橋瑁當先出馬與夏侯惇戰不三合被

夏侯惇搥死術軍大敗奔走回城忽報孫策發船攻江邊西面呂布引兵

攻東面劉備關張引兵攻南面操自引兵十七萬攻北面袁術攻徐州分兵七路曹操攻

壽春分兵四面術大驚急聚眾文武商議楊大將曰壽春水旱連年人皆缺食今

又動兵擾民民既生怨兵至難以拒敵不如留軍在壽春不必與戰待彼

兵糧盡必然生變陛下且統御林軍渡淮一者就熟二者暫避其銳方經

便議術用其言留李封樂就梁剛陳紀四人分兵十萬堅守壽春其餘將

卒并庫藏金玉寶貝盡數收拾過淮去了亦飛却說曹兵十七萬日費糧

食浩大諸郡又荒旱接濟不及操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

月餘糧食將盡致書于孫策借得糧米十萬斛不數支散管糧官任峻部

下舍官王屋辟入稟操曰兵多糧少常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斛散之權且
救一時之急屋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這策此時對王屋說不得屋依命以
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聽無不嗟怨皆言丞相欺眾操乃密召王屋
人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不敢吝借但此物屋曰丞相
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眾耳向孫策借糧不足却向王屋借頭糧
時得屋大驚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心變矣汝死
後汝妻子吾自養之汝勿慮也屋再欲言時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
刀斬訖懸頭高竿出傍曉示曰王屋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于是
眾怨始解純用次日操傳令各營將領如三日內不併力破城皆斬操親
自至城下督諸軍搬土運石填河塞塹音城上矢石如雨有兩員裨將畏
避而回操掣劔親斬于城下遂自下馬接上填坑純用于是大小將士無
不向前軍威大振城上抵敵不住曹兵爭先上城斬關落鎖大隊擁入李

豐陳紀樂就梁剛都被生擒操令皆斬于市焚燒偽造宮室殿宇一應犯

禁之物壽春城中收掠一空

收之掠之得毋力曰借乎

商議欲進兵渡淮追趕袁術荀

或諫曰年來荒旱糧食艱難若更進兵勞軍損民未必有利不若暫回許

都待來春麥熟

暗伏後踐麥一事

軍糧足備方可圖之操躊躇未決忽報馬到報

說張繡依托劉表復肆猖獗南陽張陵諸縣復反曹操拒敵不住連輸數

陣今特來告急操乃馳書與孫策令其跨江布陣以為劉表疑兵使不敢

妄動

拒劉表專使孫策姓

自己即日班師別議征張繡之事臨行令立德仍屯兵小

沛與呂布結為兄弟互相救助再無相侵甚好呂布領兵自回徐州操密謂

立德曰吾令汝屯兵小沛是掘坑待虎之計也

前二虎競食人虎在狼之計已領教過矣

公但

與陳珪父子商議勿致有失某當為公外援陽使令陰話畢而別却說曹

操引軍回許都人報段煨殺了李傕伍習殺了郭汜將頭來獻又省却無

段煨併將李傕合族老小二百餘口活解人許都操令分于各門處斬傳

首號令真事人民稱快天子陞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宴二賊之死天子亦酌酒相賀

封段煨為盭寇將軍伍習為殄虜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

操即奏張繡作亂當興兵伐之天子乃親排轡駕送操出師時建安三年

夏四月也正是麥秋時操留荀彧在許都調遣兵將自統大軍進發行軍之次

見一路麥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麥操使人遠近遍諭村人父

老及各處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詔出兵討賊與民除害方今麥熟之

時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軍法甚嚴

尔民勿得驚疑君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曹操可謂知夫之天百姓聞諭無不欣喜稱頌望塵遮

道而拜官軍經過麥田皆下馬以手扶麥遞相傳送而過並不敢踐踏于敵可也取糧于民不可也故無糧則壽春操乘馬正行忽田中驚起一

城中不妨收抗有糧則所過麥田不許踐踏鳩那馬眼生竄入麥中踐壞了一大塊麥田操隨呼行軍主簿擬議自己

踐麥之罪權許主簿曰丞相豈可議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

刑可受

卷之七

眾即掣所佩之劍欲自刎可權詐眾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

于尊丞相總統大軍豈可自戕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

之義吾姑免死即借郭嘉口中語乃以劍割自已之髮擲于地曰割髮權

代首使人以髮傳示三軍曰丞相踐麥本常斬首號令今割髮以代前既

代已此又借髮代于是三軍悚然無不凜遵軍令後人有詩論之曰

十萬貔貅十萬心

一人號令眾難禁

拔刀割髮權為首

方見曹瞞詐術深

却說張繡知操引兵來急發書報劉表使為後應一面與雷敘張先二將

領兵出城迎敵兩陣對圓張繡出馬指操罵曰汝乃假仁義無廉恥之人

與禽獸何異隱然為其叔母發恨操大怒令許褚出馬繡令張先接戰只三合許褚

斬張先于馬下繡軍大敗操引軍趕至南陽城下繡入城閉門不出操圍

城攻打見城壕甚濶水勢又深急難近城乃令軍士運土填壕又用土布

袋并柴薪草把相雜于城邊作梯凳又立雲梯窺望城中操自騎馬遠城觀之如此三日傳令教軍士于西門角上堆積柴薪會集諸將就那裡上城城中賈詡見如此光景便調張繡曰某已知曹操之意矣今可將計就計而行正是強中自有強中手用詐還逢識詐人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八回

賈文和料敵決勝

夏侯惇拔矢啖睛

將在謀而不在勇賈詡之知彼知己決勝決負斯誠善矣至于郭嘉論袁曹優劣破曹之疑不減淮陰侯登壇數語若夏侯惇拔矢啖睛不過一武夫之能未足多也十勝十敗其言皆確言獨于仁勝德勝則有辨焉夫操何仁何德之有段仁非仁也市德非德也但當曰才勝術勝耳操之哭典韋非爲典韋哭也哭一旣死之典韋而凡未死之典韋無不

感激此非曹操忠厚處正是曹操奸雄處或曰奸雄雖奸安得此一副
急淚予答之曰彼口中哭典韋意中自哭亡兒亡姪我惡乎知之

兵有先後看此看宜在先後一看不得此看宜在後先一看不得操欲
攻袁紹而懼呂布之議其後也于是舍紹而攻布布既平而後吾可安
意肆志于袁紹此先後看之不可亂也

操亦巧矣哉術方攻布則助布以攻術懼布之復與術和也布既破術
則約備而攻布知術之必不復與布和也備布之交合而操之患深袁
呂之交合而操之患更深今備既離術亦離而後布可圖矣老謀深算
信不可及

却說賈詡料知曹操之意便欲將計就計而行乃謂張繡曰某在城上見
曹操遠城而觀者三日他見城東南角磚土之色新舊不等鹿角多半毀
壞意將從此處攻進却虛去西北上積草詐爲声势欲哄我徵兵守西北

彼乘夜黑必爬東南角而進也

虛者寔之寔者虛繇之早破賈生看破繇

曰然則奈何詡曰此

易事耳來日可令精壯之兵飽食輕粧盡藏于東南房屋內却教百姓假

扮軍士虛守西北夜間任他在東南角上爬城俟其爬進城時一聲砲响

伏兵齊起操可擒矣

以許待詐正

繇喜從其計早有探馬報曹操說張繇

盡撤兵在西北角上呐喊守城東南却甚空虛操曰中吾計矣

誰知反

遂

命軍中密備整鑿爬城器具日間只引軍攻西北角至二更時分却領精

兵于東南角上爬過壕去砍開鹿角城中全無動靜眾軍一齊擁入只聽

得一聲砲响伏兵四起曹軍急退背後張繇親驅勇壯殺來曹軍大敗退

出城外奔走數十里張繇直殺至天明方收軍入城曹操計點敗軍折兵

五萬餘人失去輜重無數呂虔于禁俱各被傷

此皆為城中

却說賈詡見

操敗走急勸張繇遺書劉表使起兵截其後路表得書即欲起兵忽探馬

報孫策屯兵湖口

應前

蒯良曰策兵屯湖口乃曹操之計也今操新敗若不

乘勢擊之後必有患蒯良之智亦不在賈生下表乃令黃祖堅守隘口自己統兵至安

眾縣漢縣名故城在南陽府城西南截操後路一面約會張繡繡知表兵已起即同賈詡

引兵襲操且說操軍緩緩而行故意緩行使至襄城到清水操忽于馬上

放聲大哭好雄可愛眾驚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于此地折了吾大將典韋不

由不哭耳此老得將士心慣用斯法因即下令屯住軍馬大設祭筵

弔奠典韋亡魂操親自拈香哭拜三軍無不感嘆其所以親自拈香哭拜者正要使三軍無不感

耳祭典韋畢方祭姪曹安民及長子曹芳先祭將而後及姪與子是妙用并祭陣亡軍士

不是為亡的正是為活的連那匹射死的大宛馬也都致祭不是為馬正欲感人

妙次日忽荀彧差人報說劉表助張繡屯兵安眾截吾歸路操答或書曰

吾曰行數里非不知賊來追我然我計畫已定若到安眾破繡必矣君等

勿疑妙算先定此便催軍行至安眾縣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後引

軍趕來操乃令眾軍黑夜鑿險開道暗伏奇兵前黑夜爬城我中彼伏兵之計今黑夜鑿險彼亦中

我伊兵之計及天色微明劉表張繡軍會合見操兵少疑操遁去俱引兵

入險擊之操縱奇兵出大破兩家之兵曹兵出了安眾界口于隘外下寨

彼方截險我能出險所謂用兵如神劉表張繡各整敗兵相見表曰何期反中曹操奸計繡

曰容再圖之于是兩軍集于安眾且說荀彧探知袁紹欲興兵犯許都星

夜馳書報曹操操得書心慌即日回兵細作報知張繡繡欲追之賈詡曰

不可追也追之必敗其所以必敗之故且不說出劉表曰今日不追坐失機會矣力勸

繡引軍萬餘同往追之約行十餘里趕上曹軍後隊曹軍奮力接戰劉表

兩軍大敗而還截之者繞其前追之者逐其後繞其前而不繡謂詡曰不

用公言果有此敗詡曰今可整兵再往追之奇語繡與表俱曰今已敗奈

何復追詡曰今番追去必獲大勝如其不然請斬吾首其所以必勝之繡

信之信劉表疑慮不肯同往繡乃自引一軍往追繡乃深信詡言詡

兵果然大敗車馬輜重連路散棄而走不敘戰只敘敗省筆○曹兵一敗

敗令讀者補正往前追趕忽山後一彪軍擁出此處且不說是何軍留補

不敢前追收軍回安眾劉表問賈詡曰前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後

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其不同而皆驗也願公

明教我讀者亦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操敵手操軍雖敗

必有勁將為後殿以防追兵我兵雖銳不能敵之也故知必敗夫操之急

于退兵者必因許都有事既破我追軍之後必輕車速回不復為備我乘

其不備而更追之故能勝也必敗必勝之故至此方說明蓋前之追在曹

了了劉表張繡俱服其高操料中後之追不在曹操料中也鑿鑿而談詡勸表回荊州繡守襄城

以為唇齒兩軍各散且說曹操正行間聞報後軍為繡所追急引眾將回

身救應補敘前文只見繡軍已退敗兵回告操曰若非山後這一路人馬

阻住中路我等皆被擒矣數語于敗軍日操急問何人那人綽號下馬拜

見曹操乃鎮威中郎將江夏平春人姓李名通字文達至此方敘操問何

來通曰近守汝南聞丞相與張繡劉表戰特來接應操嘉河之為建功侯

守汝南西界以防表繡李通謝而去忽然來隨即去操還許都表奏孫策

有功封為逆討將軍賜節侯遣使齎詔江東論令防勦劉表操回府衆

官蔡見畢荀彧問曰丞相緩行至安衆何以知必勝賊兵讀者也操曰彼

退無歸路必將死戰吾緩誘之而暗圖之是以知其必勝也言至此繼說

明○前有賈詡論兵此又有荀彧拜服不特彧服之即郭嘉入操曰公來

何暮也嘉袖出一書曰操曰袁紹使人致書丞相言欲出兵攻公孫瓚特

來借糧借兵操曰吾聞紹欲圖許都今見吾歸又別生他議遂拆書視之

見其詞意驕慢隋李密致書于李淵詞意驕慢乃問嘉曰袁紹如此無狀

吾欲討之恨力不及如何嘉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隱然以高高祖唯

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擒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論妙紹兵雖盛不足懼也

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大英雄不拘細節紹自謂四世三公故以繁禮為家數不知大原公子固

自不衫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挾天子以合諸侯其名固順桓靈以來政失于

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前有子產治鄭後有孔寬紹外寬內忌所

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唯才此度勝也如袁紹為盟主時不責袁術之弱糧而曹操用兵能獎于

禁而責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此袁曹策紹專收名譽公以

至誠待人未此德勝也操外雖誠而內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

也操何仁之有但紹聽讒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每疑田豐沮受

也或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法度嚴明乃真文紹好為虛勢

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如後文袁紹馳檄討操乃不

敗紹兵八公有此十勝於以敗紹無難矣總結一句○上文只說操之衆

笑曰如公所言孤何足以當之荀彧曰郭奉孝十勝十敗之說正與愚見

相合紹兵雖衆何足懼耶嘉曰徐州呂布實心腹大患今紹北征公孫瓚

我當棄其遠出先取呂布掃除東南然後圖紹乃為上計否則我方攻紹

布必乘虛來犯許都為害不淺也敷陳十勝十敗之後讀者必將謂攻

然其言遂議東征呂布荀彧曰可先使人往約劉備待其回報方可動兵

為後漏書伏線探從之一面發書與玄德一面厚遣紹使奏封紹為大將軍大尉

兼都督冀青幽并四州密書答之云公可討公孫瓚瓚當相助紹得書

大喜便進兵攻公孫瓚瓚便足謀且說呂布在徐州每當客賓宴會之際陳

珪父子必盛稱布德待呂布只陳宮不悅乘間告布曰陳珪父子面諛將

軍其心不可測宜善防之凡面諛人者必腹算人者布怒叱曰汝無端獻

讒欲害好人耶問忠言則怒為獻讒間諛言則信為好人奉先宮出嘆曰

忠言不人吾輩必受殃矣意欲棄布他往却又不忍又恐被人嗤笑此時

誰來笑你不能引決為可笑耳乃終日悶悶不樂一日帶領數騎去小沛地面圍獵解圍

忽見官道上一騎驛馬飛奔前走如此穿插接宮疑之棄了圍場引從騎

從小路趕上從小路三字細甚止問曰汝是何處使命那使者知是呂布

部下人慌不能答好宮令搜其身得立德回書曹操密書一封前日曹操

德後堂取去今日立德回書是陳宮半路得來宮即連人與書拿見呂

布布問其故來使曰曹丞相差我往劉豫州處下書今得回書不知書中

所言何事使者差矣那裡有密書的反瞞著魚布乃拆書細看陳宮不先

手折俱書畧曰

奉明命欲圖呂布敢不夙夜用心但備兵微將寡不敢輕動丞相若興

大師備當為前驅謹嚴兵整申專待鈞命

呂布見了大罵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者斬首先使陳宮臧霸后連泰

山寇孫觀吳敦尹禮呂稀絕了假皇帝東取山東兗州諸郡合高順張遠

取沛城攻立德合宋憲魏續西取汝潁布自總中軍為三路救兵本是操

却反致布先發且說高順等引兵出徐州將至小沛有人報知立德立德

急與眾商議孫乾曰可速告急於曹操立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階下一

人出曰某願往視之乃立德同鄉人姓簡名雍字憲和現為立德幕賓立

德即修書付簡雍使星夜赴許都求援此番莫又一面整頓守城器具立

德自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飛守東門令糜竺與其弟糜芳

守護中軍原來糜竺有一妹嫁與立德為次妻立德與他兄弟有郎舅之

親故令其守中軍保護妻小忙中又夾敘閒事正見立德托人不苟高順

軍至立德在敵樓上問曰吾與奉先無隙何故引兵至此順曰你結連曹

操欲害吾主今事已露何不就縛言訖便麾兵攻城立德開門不出次日

張遼引兵攻打西門雲長從城上謂之曰公儀表非俗何故失身于賊土

惡言相加亦不出戰豪傑愛遼引兵退至東門張飛使出迎戰早有人報

知關公關公急來東門看時只見張飛方出城張遼軍已退好張飛欲追

趕關公急召大城飛曰彼懼而退何不追之關公曰此人武藝不在你我

第一才子

之下因我以正言感之頗有目悔之心故不與我等戰耳

好漢識

飛乃悟

只令士卒堅守城門更不出戰却說簡雍至許都見曹操具言前事操即

聚眾謀士議曰吾欲攻呂布不憂袁紹掣肘只恐劉表張繡議其後耳

照

前荀攸曰二人新破未敢輕動呂布驍勇若使結連袁術縱橫淮泗急難

圖矣

表與繡合不足慮布與術合深足慮

郭嘉曰今可乘其初叛眾心未附疾往擊之操從

其言即命夏侯惇與夏侯淵呂虔李典領兵五萬先行自統大軍陸續進

發簡雍隨行

敘事

早有探馬報知高順順飛報呂布布先令侯成郝萌曹

能引二百餘騎接應高順使離沛城三十里去迎曹軍自引大軍隨後接

應立德在小沛城中見高順退去知是曹家兵至乃只留孫乾守城糜竺

糜芳守家自已却與關張二公提兵盡出城外分頭下寨接應曹軍

空城出屯

是失

却說夏侯惇引軍前進正與高順軍相遇便挺鎗出馬搦戰高順迎

敵兩馬相交戰有四五回合高順抵敵不住敗下陣來惇縱馬追趕順連

陣而走惇不捨亦遶陣追之陣上曹性看見暗地拈弓搭箭覷得親切一
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聲急用手拔箭不想連眼珠拔出好
也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也遂納于口內啖之惇此時面上一眼腹
眼內視已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矣○苦仍復提鎗縱馬直取曹性性不及
云父精母血雖然自吃自還算吃爹娘隄防早被一鎗搠透面門曹性面上反死于馬下兩邊軍士見者無不駭
然夏侯惇既殺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從背後趕來麾軍齊上曹兵大敗夏
侯淵救護其兄而走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齊北下寨高順得勝引軍回
擊立德恰好呂布大軍亦至布與張遼高順分兵三路來攻立德關張三
寨正是啖睛猛將雖云戰中箭先鋒難久持未知立德勝負如何
且聽下文分解

（The text in this section is extremely faded and illegible. It appears to be a large block of vertical Chinese text, possibly a chapter or a long passage, but the characters cannot be discerned.)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叅訂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門樓呂布殞命

使劉備於漏書之後而小沛之戰爲布所殺則操必曰非我也布也及令備當淮南之衝若其放走呂布而操殺之則又必曰非我也軍令也欲使他人殺之而無其隙搆呂布則有其隙矣欲自殺之而無其名違軍令則有其名矣操心中步步欲害玄德而外面却處處保護玄德乃玄德心中亦步步提防曹操而外面亦處處逢迎曹操兩雄相遇兩智相對使讀書者驚心悅目玄德嘗曰元龍河海之士豪氣未除又曰元龍如臥百尺樓上則元龍之爲人其英爽高明可知乃英爽高明之人而亦喜於用詐何也曰兵不厭詐亦在用之得其宜耳不當詐而不詐

則有不欺人之羊叔子當詐而詐何妨有善騙人之陳元龍

或曰立德既知丁原董卓之事何不勸操留布以爲圖操之地子曰不然操非丁原董卓比也操不殺布則必用布用布則必防布既能以利厚結之而使爲我用又能以術牢籠之而使不爲我害是爲虎添翼也操之周密不似丁董卓之疎虞立德其見及此乎

易牙殺子以饗君管仲以爲非人情不可近劉安之事將母同乎曰不同牙爲利也安爲義也君非絕食則易牙之烹其子爲不情君當絕食則介之推自割其肉不爲過也雖然呂布之憲妻也太愚劉安之殺妻也太忍唯立德爲得其中不得不棄而棄之何必如兄弟之誓同生死固不當學呂布得保則保之又誰云衣服之不及手足亦不當學劉安曹家人截嫁攔婚並非拉着香囊酒吃呂家女空回白轉不爲少了開門錢來前日長枷釘韓亂是獨桌請了媒人今番火炬燒下邳是打燈

接着新轎軍中得勝鼓疑是娶新的奏樂人馬前大纛旗權當迎女的
展闌帳國丈自馱着貴妃出走不顧辱沒了東宮皇帝更不教太子親
迎只爲惡識了天使伐柯詩咏成破斧待大媒的是刀鋸不是酒漿血
光星犯着紅戰通宵的是疆場不是枕席此數聯皆絕倒

將欲和人解酒先特特邀人飲酒張飛何其有禮從未請人吃酒便白
白教人斷酒呂布大是不情自要吃酒却怒他人不吃酒張飛怪得高
懷自不吃酒却怒他人吃酒呂布怒得沒趣送酒是好意侯成遇張飛
定當引爲腹心拒酒是蠢才曹豹與呂布果然可稱翁婿先飲酒後領
棒以醉人受醉棒曹豹之痛好耐既折酒又折棒以醒棒打醒人侯成
之恨難消張飛借老曹打老呂實不曾打老曹呂布爲衆將打一人是
分明打衆將張飛戒飲之飲比不戒飲之飲愈多翻覺兵飲爲多事呂
布禁酒之害比害酒之害更甚可爲禁酒之大懲戒氣勝戒酒張飛但

[illegible]

當戒一己之鞭笞禁酒如禁色呂布安能禁衆人之夫婦張飛撤過一夜酒風明日便戒酒不成倒便宜了醉漢呂布打散他人筵席自家竟與酒永別活斷送了醒人張飛徐州之失還堪以酒解其悶呂布白門樓之死誰能以酒奠其魂此數瞬又絕倒

却說高順引張遼擊關公寨呂布自擊張飛寨關張各出迎戰玄德引兵

兩路接應呂布分軍從背後殺來關張兩軍皆潰玄德引數十騎奔回沛

城今日狼狽奔回則知前日不當盡出城外下寨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下吊橋呂布

隨後也到城上欲待放箭又恐射了玄德敘事被呂布乘勢殺入城門把

門將士抵敵不住都四散奔避呂布招軍入城玄德見勢已急到家不及

只得棄了妻小此卷中以立德棄妻劉安殺妻呂布意妻相對成趣穿城而過走出西門四馬逃難

又失了沛城此呂布趕到立德家中糜竺出迎告布曰吾聞大丈夫不廢

城凡三得三失人之妻子與將軍爭天下者曹公耳立德常念懷門射戟之恩不敢背將

軍也今不得已投曹公惟將軍憐之語亦動聽布曰吾與立德舊交豈忍害他

妻子前布與袁術戰時立德曾遣雲長助之故今以此相報耶便令糜竺引立德妻小去徐州安置後為

逃出城外關張二人亦各自收得些人馬往山中住劄補筆應前亦且說

立德匹馬逃難正行間背後一人趕至視之乃孫乾也孫乾先至關張慢來敘法參差有致

立德曰吾今兩弟不知存亡妻小失散為之奈何先說兩弟後及妻小妙孫乾曰不

若且投曹操以圖後計立德依言尋小路投許都途次絕糧嘗往村中求

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飲食絕糧重耳過衛時劉安殺妻供食作引一日到一

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問其姓名乃獵戶劉安也是喜吃野味人當下劉安聞

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野味難得不便乃殺其妻以食之奇

古名將亦有殺妻養士者婦人不幸生亂世遂使命如草菅哀哉立德以妻子比衣服此人以妻子為飲食更奇

也安曰乃狼肉也人有溺愛悍妻者但知妻是肉不知妻是狼乃當以

劉安之法處之若在懼內者言之當名曰獅子肉

德不疑遂飽食了一頓

曹操在呂伯奢家誤認猪是人立德在劉安家誤認人是狼曹操未曾吃得一塊猪肉立得飽吃一頓人肉不吃猪肉者反是惡人

人吃人肉者反不失為好人

天晚就宿

不知劉安此夜如何睡得着

至曉將去往後院

取馬忽見一婦人殺於厨下

不意取馬乃忽見狼

臂上肉已都割去

昨宵深得此臂之力

立德

解肉可復生此婦

立德驚問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

聞則劉安終

不

不使立德知復生即

立德不勝傷感洒淚上馬

劉安告立德曰本欲相

比殺妻饗士者更奇

隨使君因老母在堂未敢遠行

孝子

立德稱謝而別取路出梁城忽見塵

頭蔽日一彪大軍來到

立德知是曹操之軍同孫乾徑至中軍旗下與曹

操相見

不必直到許都即

且說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事操亦為之下

淚悲

又說劉安殺妻為食之事

其事甚奇

迷操乃令孫乾以金百兩往

賜之

千金買馱骨百金謝狼肉一上黃金臺一飽劉君腹

劉安得此金

又

可娶一妻矣但恐無人肯嫁之耳何也恐其又把作野味請客也

同

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入寨備言兄夏侯惇損其一目臥病未痊

同

前文

操臨臥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

好安

一面使人打探呂布現在何

處

在何

好

安

在何

處

在何

處

好

安

在何

處

在何

處

處探馬回報云呂布與陳宮臧霸結連泰山賊寇共攻兗州諸郡照前文操

卽令曹仁引三千兵打沛城操親提大軍與玄德來戰呂布伏後案前至山

東近蕭關正遇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稀領兵三萬餘攔住去路操令

許褚迎戰四將一齊出馬許褚奮力死戰四將抵敵不住各自敗走操乘

勢掩殺追至蕭關探馬飛報呂布此句是過文時布已回徐州欲同陳登往救

小沛小沛休矣令陳珪守徐州徐州休矣陳登臨行珪謂之曰昔曹公之言東方事

盡付與汝今布將敗可便圖之照應前文登曰外面之事兒自爲之倘布敗回

父親便請糜竺一同守城休放布入見自有脫身之計埋伏後文珪曰布妻小

在此心腹頗多爲之奈何思慮周匝登曰見亦有計了是父是子乃入見呂布曰徐

州四面受敵操必力攻我當先思退步可將錢糧移於下只說錢糧不說妻小妙甚

僕徐州被圍下邳有糧可救主公盍早爲計布曰元龍之言甚善吾當併

妻小移去此句待他自說甚妙遂令宋憲魏續保護妻小與錢糧移屯下邳妻小休矣此

處點出宋憲魏續筆法間警

一面自引軍與陳登往救蕭關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到關

探曹兵虛實主公方可行

此關休矣

布許之登乃先到關上陳宮等接見登曰

溫侯深怪公等不可向前要來責罰

反問得妙

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吾

等緊守關隘可勸主公深保沛城乃為上策陳登唯唯至晚上關而望見

曹兵直逼關下乃乘夜連寫三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

書中約他放火為號殺入關中

也此處尚不說明

次日辭了陳宮飛馬來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

招下陳宮守把將軍可於黃昏時殺去救應

又反問得妙蓋孫觀等皆新結之寇且又新敗而陳宮寔

為呂布腹心故必作如此語以誘布而布乃無不信矣

布曰非公則此關休矣

此關安得便教陳登飛騎先至關約陳宮為內應舉火為號

正暗合陳登書中之意亦黃昏時三字

有以啓登徑往報宮曰曹兵已抄小路到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宜急回

之也

呂布乘黑殺至陳宮軍和呂布軍在黑暗裡自相掩殺

只

不皆呂布之令

呂布乘黑殺至陳宮軍和呂布軍在黑暗裡自相掩殺

陳登弄得他七真八怪曹兵望見號火一齊殺到乘勢攻擊陳登箭上三

可知曹操用間之妙易聚易散是賊冠身分呂布直殺到天

妙於此孫觀等各自四散逃避去了此句伏後招安一案

明方知是計呆鳥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得城邊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前日

城上之箭當移於此日射之糜竺在敵樓上喝曰汝奪吾主城池今當仍還吾主汝不

得復入此城也陳珪不出使糜布大怒曰陳珪何在竺曰吾已殺之矣假

妙若不如說恐陳登在呂布軍中為其所害也然不知登已早脫身去矣布回顧宮曰陳登安在已往小沛

遼去宮曰將軍尚執迷而問此反賊乎真是布令遍尋軍中却只不見笑

宮勸布急投小沛布從之行至半路只見一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

也奇布問之答曰陳登來報說主公被圍令某等急來解救不向陳登那

呂布這邊聽來是用虛筆與前文變宮曰此又佞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殺此賊只得

急驅馬至小沛只見小沛城上盡插曹兵旗號原來曹操已令曹仁襲了

城池引軍守把敘法虛呂布於城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指布罵曰吾乃

漢臣安肯事汝反賊耶此時却布大怒正待攻城忽聽背後喊聲大起一

隊人馬來到當先一將乃是張飛突如其來高順出馬迎敵不能取勝布

親自接戰正鬪間陣外喊聲復起曹操親統大軍衝殺前來寫張飛後不

又夾敘曹操呂布料難抵敵引軍東走曹兵隨後追趕呂布走得人困馬

乏忽又閃出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一將立馬橫刀大喝呂布休走關雲

長在此突如其來呂布慌忙接戰背後張飛起來布無

心戀戰與陳宮等殺開條路徑奔下邳候成引兵接應去了此處點出候

成用筆關張相見各洒淚言失散之事寫得有雲長曰我在海州路上住

劉探得消息故來至此張飛曰弟在岷陽山住了這幾時今日幸得相遇

補寫二人踪跡只在兩個敘話畢一同引兵來見玄德哭拜於地玄德悲

喜交集敘得有引二人見曹操便隨操入徐州糜竺接見其家屬無恙

玄德甚喜陳珪父子亦來參拜曹操敘事簡到操設一大宴犒勞諸將操

自居中使陳珪居右立德居左亦學呂布坐法耶其餘將士各依次坐宴罷操加

陳珪父子之功加封十縣之祿授登為伏波將軍完陳珪父子且說曹操得了

徐州心中大喜可知其在兗州時未嘗須臾忘徐州也商議起兵攻下邳程昱曰布今止有

下邳一城若逼之太急必死戰而投袁術矣確布與術合其勢難攻今可慮

使能事者守住淮南徑路內防呂布外當袁術此是正意況今山東尚有臧霸

孫觀之徒未曾歸順防之亦不可忽也此是餘意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其淮

南徑路請立德當之使立德當袁呂往來之要衝亦即驅虎吞狼之意也立德曰丞相將令安敢有

違立德此時不敢不應次日立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引軍往守淮南

在路曹操自引兵攻下邳且說呂布在下邳自恃糧食足備應前移屯錢糧且有

泗水之險照後曹操決水安心坐守可保無虞陳宮曰今操兵方來可乘其寨柵

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者布曰吾方屢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而後擊之

皆落泗水矣豈知此水反為我害遂不聽陳宮之言過數日曹兵下寨已定操統眾

將至城下大叫呂布答話布上城而立操謂布曰聞奉先又欲結婚袁術

吾故領兵至此夫術有反逆大罪而公有討董卓之功今何自棄其前功

而從逆賊耶倘城池一破悔之晚矣若早來降其扶王室當不失封侯之

位此非誘布實欲用布也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議主張陳宮在布側

大罵曹操奸賊一箭射中其麾蓋今日城上之一箭不操指宮恨曰吾誓

殺汝為白門樓伏案○呂布轅門之射立德不遂引兵攻城宮謂布曰曹

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可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操若攻

將軍宮引兵擊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

鼓而破此乃犄角之勢也立德屯兵城外而致失小沛者為與關張俱布

曰公古極是遂歸府收拾戎裝時方冬寒分付從人多帶綿衣布妻嚴氏

聞之百忙中忽閃出一婦人出問曰君欲何往布告以陳宮之謀嚴氏曰

君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儻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之妻乎汝若肯

為他人妻以此布躊躇未決三日不出意沒王宮人見曰操軍四面圍城若

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意沒主宮曰近聞操軍糧少遣

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又在陳宮口中帶將軍可引精兵往斷其糧道

此計大妙布然其言復入內對嚴氏說知此事婚姻之事謀及婦人猶可

不可嚴氏泣曰將軍若出陳宮高順安能堅守城池言也軍旅之事謀及婦人

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幸賴龐舒私藏妾身再得與將軍相聚前事

如千丈游絲忽然一落孰知今又棄妾而去乎將軍前程萬里請勿以妾為念言罷

痛哭先以危詞動之又以哀詞決之布聞言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別

之既謀之妻又謀之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嚴氏之言詳貂蟬

布曰汝無憂慮吾有畫戟赤兔馬誰敢近我勇誇戰馬正為後文乃出謂

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詐也操多詭計吾未敢動懼內人偏不肯說是宮出

歎曰我等死無葬身之地矣極似李儒布於是終日不出只同嚴氏貂蟬

第一十一卷 第二十一回

飲酒解悶飲酒二字謀士許汜王楷入見布進計曰今袁術在淮南聲勢

大振將軍舊曾與彼約婚今何不仍求之彼兵若至內外夾攻操不難破

也此計不出程昱所料布從其計即日修書就着二人前去許汜曰須得一軍引路

衝出方好布令張遼郝萌兩箇引兵一千送出隘口是夜二更張遼在前

郝萌在後保着許汜王楷殺出城去抹過玄德寨眾將追趕不及已出隘

口讀着至此為急郝萌將五百人跟許汜王楷而去張遼引一半軍回來軍

忽分兩路一去到隘口時雲長攔住未及交鋒高順引兵出城救應接入

城中去了此時捉住張遼不說許汜王楷至壽春拜見袁術呈上書信

術曰前者殺吾使命賴吾婚姻今又來相問何也汜曰此為曹操奸計所

誤願明公詳之術曰汝主不因曹兵困急豈肯以女許我楷曰明公今不

相救恐辱亡齒寒亦非明公之福也術曰奉先反覆無信可先送女然後

發兵孫策借兵得他玉璽為質呂布借兵又許汜王楷只得拜辭和郝萌

回來到立德寨邊。汜曰：日間不可過夜。半吾二人先行。郝將軍斷後。商量停當。夜過立德寨。許汜王楷先過去了。郝萌正行之間，張飛出寨攔路。郝萌交馬，只一合被張飛生擒過去。五百人馬盡被殺散。本恐許汜王楷有之不意彼二人反走脫郝萌反被擒寫得變幻張飛解郝萌來見立德。立德走張遠，則寫雲長擒郝萌，則寫張飛都妙。德押往大寨，見曹操。郝萌備說求救許婚一事。操大怒，斬郝萌於軍門。又殺了呂家一箇媒人。使人傳諭各寨，小心防守。如有走透呂布及彼軍士者，依軍法處治。立德亦在內。各寨悚然。立德回營，分付關張曰：我等正當淮南衝要之處，二弟切宜小心在意，勿犯曹公軍令。飛曰：捉了一員賊將，曹操不見有甚褒賞，却反來唬嚇何也？此幾乎又惹立德曰：非也。曹操統領多軍，不以軍令何能服人？弟勿犯之。立德之意，不過在他篇下過不敢不低頭耳。然若假意關張應諾而退却說許汜王楷回見呂布具言袁術先欲得婦然後起兵救援布曰如何送去汜曰今郝萌被獲操必知我情預作準備若非

將軍親自護送誰能突出重圍布曰今日便送去如何又何倉池曰今日

乃凶神值日不可夫明日大利宜用戌亥時又不唯會做媒布令張遼高順

引三千軍馬安排小車一輛我親送至二百里外却使你兩箇送去次夜

二更時分是戌未呂布將女以綿纏身用甲包裹負於背上提戟上馬只有

隨新人的送娘那有背新人的送爺只有蓋新人的紅羅那有裏放開城

新人的鐵甲只有坐新人的花轎那有騎新人的戰馬可發一笑門布當先出城張遼高順跟着將次到立德寨前一聲鼓響關張二人攔

住去路大叫休走布無心戀戰只顧奪路而行立德自引一軍殺來兩軍

混戰呂布雖勇終是縛一女在身上只恐有傷不敢衝突重圍趙雲懷小

陣呂布背女子不能突圍意者立德之子紫後面徐晃許褚皆殺來眾軍

皆大叫曰不要走了呂布布見軍來太急只得仍退入城前番是自己追

趕立德收軍徐晃等各歸寨端的不曾走透一箇呂布回到城中心內憂

悶不獨呂布憂悶只是飲酒聊當送却說曹操攻城兩月不下忽報何為

太守張楊出兵東市欲救呂布部將楊醜殺之欲將頭獻丞相却被張揚

心腹將

音為

所殺反投大城去了

此事只在報人

操聞報即遣史渙追

斬眭固

只一句了却更省筆

因聚眾將曰張揚雖幸自滅然北有袁紹之憂東有表

繡之患下邳久圍不克吾欲捨布還都暫且息戰何如荀攸急止曰不可

呂布屢敗銳氣已墮軍以將為主將衰則軍無戰心彼陳宮雖有謀而遲

確評

今布之氣未復宮之謀未定作速攻之布可擒也

機會良不可失若在袁紹必不肯聽此言

郭嘉曰某有一計下邳城可立破勝於二十萬師荀彧曰莫非決沂泗之

水乎嘉笑曰正是此意

不消即嘉說出荀彧早已道着二口如出一心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

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渰下邳

漢陽城中呂布贈操以火下邳城中曹操拜布以水畢竟火不勝水

邳一城只剩得東門無水

為後侯成盜馬出東門伏案

其餘各門都被水渰眾軍飛報

呂布布曰吾有赤兔馬渡水如平地又何懼哉

公則無懼矣妻小奈何乃恐不能盡駛在背王也

日與妻妾痛飲美酒

只顧自己吃酒不顧他人吃水

因酒色過傷形容銷減一日取鏡自

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始當戒之遂下令城中但有飲酒者皆斬

不戒色惟戒酒自己害却說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人盜去欲獻與立

德將寫侯成盜馬獻曹操先寫後侯成知覺道殺後槽人將馬奪回諸將

與侯成作賀失馬安知非福得馬安知非禍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

將會飲忘妻妾者既今游雀之魚會賓客者恐呂布見罪乃先以酒五瓶

詣布府稟曰托將軍虎威追得失馬眾將皆來作賀釀得些酒未敢擅飲

特先奉上微意亦可謂詞布大怒曰吾方禁酒汝却釀酒會飲莫非同謀

伐我乎此語十啟命推出斬之罪不至此酒話註曰宋憲魏續等諸將俱

入告饒布曰故犯吾合理合斬首今看眾將面且打一百眾將又哀告打

了五十背花與張飛打曹豹一樣打法但打然後放歸眾將無不喪氣宋

憲魏續至侯成家來探視侯成泣曰非公等則吾死矣憲曰布只戀妻子

視吾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下水遶河邊吾等死無日矣然則水可弔也馬何可賀憲

曰布無仁無義我等棄之而走何如續曰非丈夫也不若擒布獻曹公

商量安走一箇決計要擒敘法又參差又次序侯成曰我因追馬受責而布所倚恃者赤兔馬也

因馬想汝二人果能獻門擒布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

到馬三人商議定了

不會盜得呂布馬侯三人商議定了

成反要盜去奇幻三人商議定了

死于此三人之手異哉○同思呂是夜侯成暗至馬院盜了那匹赤兔馬

布同謀伐吾一語竟出口成謀是夜侯成暗至馬院盜了那匹赤兔馬

張飛奪馬是一百五十四匹後槽偷馬飛奔東門來

是一十五匹今侯成盜馬却只一匹飛奔東門來

出却佯作追趕之狀也若真追轉呂布侯成到曹操寨獻上馬匹

德呂布馬反先備言宋憲魏續插白旗為號準備獻關

獻與曹操奇幻備言宋憲魏續插白旗為號準備獻關

是直○白旗之說前三人商議曹操聞此信便押榜數十張射入城去則

第一才子書 卷之十

大將軍曹操特奉明詔征伐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破城之日滿門誅戮

上至將校下至庶民有能擒呂布來獻或獻其首級者重加官賞為此

榜諭名宜知悉

前敘陳登書用暗補法今教曹操榜却明寫其詞都好

次日平明城外喊聲震地呂布大驚提戟上城各門點視責罵魏續走透

侯成失了戰馬欲待治罪城下曹兵望見城上白旗竭力攻城布只得親

自抵敵從平明直到日中曹兵稍退此時宋魏二人不即布少憩門樓

此門樓其即不覺睡着在椅上既非酒醉宋憲趕退左右先盜其畫戟侯

白門樓即盜馬宋憲盜戟正相對被責者侯成而首欲捨布者反是便與魏續一

魏續首謀者魏續而先盜戟者反是宋憲殺得參差變幻

齊動手將呂布繩纏索綁緊繫縛住不意呂布竟被縛於二人夫非二人

○緊繫一字對布從睡夢中驚醒急喚左右却都被二人殺散把白旗二

招曹兵齊至城下魏續大叫已生擒呂布矣夏侯淵尚未信宋憲在城上

擲下呂布畫戟來典韋之死雙戟先亡大開城門曹兵一擁而入高順張

遼在西門水圍難出為曹兵所擒陳宮奔至南門為徐晃所獲曹操入城

即傳令退了所決之水出榜安民敘事一面與玄德同坐白門樓上閑張

侍立於側提過擒獲一千人來呂布雖然長大却被繩索捆作一團真如

布叫曰縛太急乞緩之既已被縛何爭緩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陳登說他是應曹

布見侯成魏續宋憲皆立於側乃謂之曰我待諸將不薄汝等何忍背反

憲曰聽妻妾言不聽將計何謂不薄得是布默然其實須臾眾擁高順

至操問曰汝有何言順不答好操怒命斬之徐晃解陳宮至操曰公臺別

來無恙輕語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汝操曰吾心不正公又奈何獨事

呂布亦責備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詭詐奸險操曰公自謂足智多謀今

竟何如好嘲宮顧呂布曰恨此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操曰

今日之事當如何用得宮大聲曰今日有死而已操如此問宜必如此答

昔曰話我之恩則竟釋之釋之而不降則竟焚之焚之而彼又來圖我

而又獲之然後聽其自殺此則仁人君子之用心也而操非其倫也操

曰公如是奈公之老母妻子何又問得惡○中牟縣初遇時曾

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之

存亡亦在於明公耳吾身既被擒請即就戮並無挂念並無一操有留戀

之意假惺惺不記前城上射宮徑步下樓左右牽之不住硬操起身泣而

送之假惺惺宮並不同顧硬操謂從者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

怠慢者斬一味權詐○諄諄母妻亦為官聞言亦不開口伸頸就刑漢眾

皆下淚操以棺槨盛其口壅於許都宮宮初獲操而不殺客店欲殺而不果

真狠人哉後人有詩嘆之曰

生死無二志 丈夫何壯哉 不從金石論 空負棟梁材

輔主真堪敬 辭親實可哀 白門身死日 謹肯似公臺

曹操送宮下樓時布告立德曰公為坐上客布為階下囚何不發一言而

相寬乎官何硬立德點頭及操上樓來布叫曰明公所忠不過於布布今

已服矣公為大將布副之天下不難定也布言如此備愈不操回顧立德

曰何如操意立德答曰公不見丁建陽董卓之事乎妙極似以計見玄德

曰是兒最無信者聊以效顰操今牽下樓縊之布回顧立德曰大耳兒不記轅

聞射戟時耶即不轅門射戟備未必死忽一大叫曰呂布匹夫死則死

耳何懼之有不罵曹操先罵呂布未說自已不眾視之乃刀斧手擁張遼

至為呂布陳宮張遼高順陸操令將呂布縊死然後梟首後人有詩嘆曰

洪水滔滔淹下邳 當年呂布受擒時 空誇赤兔馬千里

漫有方天戟一枝 縛虎望寬今太懦 養鷹休飽昔無疑

戀妻不納陳宮諫 枉罵無恩大耳兒

又有詩論立德曰 傷人饑虎縛休寬 董卓丁原血未乾

立德既知能啖父 爭如留取害曹瞞

却說武士擁張遼至操指遼曰這人可生面善遼曰濮陽城中曾相遇如

何忘却操笑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惜前語操曰可惜甚的遼曰

可惜當日火不大不曾燒死你這國賊因今日之火甚操大怒曰敗將

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不覺露由遼全無懼色引頸待殺

死則死耳何懼之有曹操背後一人攀住臂膊一人跪於面前說道丞相且莫動手

正是乞哀呂布無人救罵賊張遼王得生畢竟救張遼的是誰且聽

下文分解

第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

趙高以指鹿察左右之順逆曹操以射鹿驗衆心之從違奸臣心事何其前後如出一轍也至於借弓不還始而假借既且實受豈獨一弓爲然哉卽天位亦猶是爾河陽之狩以臣名君許田之獵以上從下皆非天子意也然重耳率諸侯以朝王曹氏代天子而受賀操於是不得復爲重耳矣

雲長之欲殺操爲人臣明大義也立德之不欲殺爲君父謀萬全也君

但之悲除之最難前後左右皆其心腹爪牙殺之而禍及我身猶可耳
受之而禍及君父則不爲功之首而反爲罪之魁矣可不慎哉

董承前曾拒催汜以救駕今若能誅曹操是再救駕也馬騰前同韓遂
攻催汜曾受密詔今同董承謀曹操是再受詔也前之救駕是實事而
後之救駕是虛談前之受詔用虛敘而後之受詔用實寫一虛一實參
差變換各各入妙又妙在七人受詔處或自受或因人所受以爲受或
先見詔或後見詔或約來或自至或兩人同來或一人獨至或潛然淚
下或咬牙切齒文官有文官身分武臣有武臣氣概人人不同人人如
畫直敘事妙品曹操無君之罪至許田射鹿而大彰明較著矣人臣無
將將則必誅袁術之僭其旣然者也曹操之篡其將然者也將之與旣
厥罪維均故自有衣帶詔之後凡驍兵討操者俱大書討賊以予之
前有謀誅宦豎之何國舅後有謀誅奸相之董國舅遙遙相對然二人

不可同年而語矣進有鳩董后之罪承有拒李傕之功進則靈帝嘗欲殺之承則獻帝傾心托之乃二人之賢否不同而同于敗者進之失在不斷承之失在不密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事欲其秘何必軟血會飲跡恐其露何必立券書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不祚漢無徒為董承咎也

話說曹操舉劍欲殺張遼立德攀住臂膊雲長跪于面前立德曰此等赤

心之人正當留用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願以性命保之

文張後遼上山救操擲劍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

恐他人做了人情便開公張本操乃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

要殺則親自拔劍不殺則解衣可及乃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

倍愛奸雄權變真不可及遼感其意遂降操拜遼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招安臧霸

霸聞呂布已死張遼已降亦遂引本部軍投降操厚賞之臧霸又招安孫

觀吳敦升豐來各蜀昌希來肯歸順景討或勇為郎邪日衆觀等亦各加

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將呂布妻女載回許都此之後不復知貂蟬下落

矣大犒三軍拔寨班師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操曰

劉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來未遲操目欲取徐州而不欲以子備明矣百姓叩謝操喚

車騎將軍車胄權領徐州為後文開公斬車胄張本操軍回許都封賞出征人員留玄

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次日獻帝設朝操表奏玄德軍功引玄德見帝

立德具朝服拜于丹墀帝宣上殿問曰卿祖何人立德奏曰臣乃中山靖

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首卷中已敘過此又于玄德口中自敘一

省帝敎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宣讀曰

孝景皇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勝勝生陸城亭侯劉貞貞

生沛侯劉昂昂生漳侯劉祿祿生沂水侯劉戀戀生欽陽侯劉英英生

安國侯劉建建生廣陵侯劉哀哀生膠水侯劉憲憲生祖邑侯劉舒舒

生和陽侯劉誼誼生原澤侯劉必必生潁川侯劉達達生豐靈侯劉不

疑不疑生濟川侯劉惠惠生東郡范令劉雄雄生劉弘弘不仕劉備乃

劉弘子也

帝排世譜則玄德乃帝之叔也

歷按宗譜章章可考止為後文繼漢正統張本

帝大喜請入偏殿

敘叔姪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事都不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叔朕有

助矣

帝亦有服力

遂拜玄德為左將軍宜城亭侯

自上帝面封封得冠冕

設宴款待畢玄德

謝恩出朝自此人皆稱為劉皇叔曹操回府荀彧等一班謀士入見曰天

子認劉備為叔恐無益于明公操曰彼既認為皇叔吾以天子之詔令之

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許都名雖近君實在吾掌握之內吾何懼

哉

操不使備留徐州正是此意

吾所慮者太尉楊彪係袁術親戚倘與二袁為內應為

害不淺當即除之乃密使人誣告彪交通袁術遂收彪下獄命滿寵按治

之前

彪實勸帝召操今操即害彪老城大是忘本

時北海太守孔融在許都

孔融自玄德北海解圍後至此第二番出

現因陳臬三易公四世清德豈可因袁氏而罪之乎操曰此朝廷意也融

四使成王殺名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操不濫已乃免彪官放歸田里則

幸免而操之忌議郎趙彥憤操專橫上疏劾操不奉帝旨擅收大臣之罪

操大怒即收趙彥殺之殺趙彥收楊彪二于是百官無不悚懼謀士程昱

說操曰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時行王霸之事操曰朝廷股肱尚多

未可輕動吾當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觀動靜者觀左于是揀選良馬名

鷹後大弓矢俱備先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非

亡國之君之言何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出郊以示武

于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正當借田獵以講武帝不敢不從周宣王之獵

于當陽漢獻帝之獵隨即上道遙馬帶寶雕弓金鈚音箭排鑾駕出城立

德與關張各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手持兵器引數十騎隨駕出許昌朝

文武獨詳敘劉關張正曹操騎瓜黃飛電馬引十萬之眾與天子獵于許

田軍士排開圍場週廣二百餘里操與天子並馬而行只爭一馬頭背後

都是操之心腹將校可知此時殺曹操不得文武百官遠遠侍從誰敢近前當日獻

帝馳馬到許田劉立德起居道旁帝曰朕今欲看皇叔射獵立德領命上

馬忽草中趕起一兔立德射之一箭正中那兔將有曹操射鹿以引之帝喝

來轉過土坡忽見荆棘叢中趕出一隻大鹿帝連射三箭不中顧謂操曰

卿射之操就討天子寶雕弓金鈚箭扣滿一箭正中鹿背倒于草中漢失

為操所得正魏羣臣將校見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踴躍向帝呼萬

歲曹操縱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弓箭可借萬歲亦可借乎操

動靜眾皆失色此句內伏下立德背後雲長大怒剔起臥疆眉睜開丹鳳

眼提刀拍馬便出要斬曹操義氣凜凜立德見了慌忙播手送目關公見

兄如此便不敢動立德欠身向操稱賀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如此涵養

變是帝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回馬向天子稱賀竟不獻還寶雕弓就

自懸帶袁術竊玉曹操竊弓不圍場已罷宴于許曰宴畢駕回許都眾人

各自歸歇雲長問立德曰操賊欺君因上我欲殺之爲國除害兄何止我
立德曰投鼠忌器操與帝相離只一馬頭其心腹之人週迴擁侍吾弟若
逞一時之怒輕有舉動倘事不成有傷天子罪反坐我等矣大有雲長曰
今日不殺此賊後必爲禍立德曰且宜秘之不可輕言雲長剛不得却說
獻帝回宮泣謂伏皇后曰朕自卽位以來奸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
催汜之亂常人未受之苦吾與汝當之後得曹操以爲社稷之臣搖應不
意專國弄權擅作威福朕每見之背若芒刺今日在園場上身迎呼賀無
禮已極早晚必有異謀吾夫婦不知死所也異日曹操行兇先害董妃後
伏后乃及董妃伏皇后曰滿朝公卿俱食漢祿竟無一人能救國難乎言未畢忽
一人自外而入曰帝后休憂吾舉一人可除國害帝視之乃伏皇后之父
伏完也伏完之死在後董承之死在先今却于帝掩淚問曰皇丈亦知操
賊之專權乎完曰許田射鹿之事誰不見之但滿朝之中非操宗族則其

門下若非國戚誰肯盡忠討賊老臣無權難行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

可托也

因一國戚又引出二國戚

帝曰董國舅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宜入內共議大

事完曰

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事泄為禍不淺帝曰然則奈何完曰臣

有一計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玉帶一條密賜董承却于帶襯內縫一密詔

以賜之令到家見詔可以晝夜盡策神鬼不覺矣

衣帶詔之謀出自伏完而伏完偏不在董承等

上人之內都留在後文另作一事讀者所不能測也帝然之伏完辭出帝乃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

以血寫之

臣有刺血上表者矣未有天子而刺血下詔者也亦千古奇事

暗令伏皇后縫于玉帶紫錦襯

內却自穿錦袍自繫此帶令內史宜董承入承見帝禮下帝曰朕夜來與

后說霸河之苦念國舅大功故特宜入慰勞承頓首謝帝引承出殿到太

廟轉上功臣閣內帝焚香禮畢引承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帝曰吾

高祖皇帝起身何地如何創業

將說自己先問高皇

承大驚曰陛下戲臣耳聖祖之

事何為不知高皇帝起自泗上亭長提三尺劍斬蛇起義縱橫四海三

亡秦五年滅楚遂有天下立萬世之基業與首卷起應帝曰祖宗如此英

雄子孫如此懦弱豈不可嘆因指左右二輔之像曰此二人非留侯張良

鄧侯蕭何耶將命董承先說留漢鄧侯承曰然也高祖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力帝回

顧左右較遠乃密謂承曰卿亦當如此二人立干朕側方人正意承曰臣無寸

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卿西都救駕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為賜因指所着

袍帶曰卿當衣朕此袍繫朕此帶常如在朕左右也承頓首謝帝解袍帶

賜承意只在帶部以袍結之密語曰卿歸可細視之勿負朕意承會意穿袍繫帶辭

帝下閣早有人報知曹操曰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操卸入朝來看董

承出閣纔過宮門恰遇操來急無躲避處急只得立干路側施禮操問曰

國舅何來承曰適蒙天子宣召賜以錦袍玉帶操問曰何故見賜承曰因

念某舊日西都救駕之功故有此賜操曰解帶我看急殺承心知衣帶中

必有密詔恐操看破遲延不解操叱左右急解下來急殺承心知衣帶中

笑曰果然一條好玉帶再脫下錦袍來借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

袍獻上

帶不自解袍却自脫形容畏懼之態如書

操親目以手提起對日影中細細詳看看畢

自己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何如

一邊着急一邊左右稱

美操謂承曰國舅卿以此袍帶轉賜與吾何如

急急殺急急殺承告曰君恩所

賜不敢轉贈容某別製奉獻操曰國舅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

急急承

驚曰某焉敢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公受君賜吾何相奪聊為戲耳遂

脫袍帶還承

承不肯獻操却偏要董承厨承辭操歸家至夜獨坐書院

中將袍仔細反覆看了並無一物

承亦先看袍

承思曰天子賜我袍帶

承思曰天子賜我袍帶

命我細觀必非無意今不見甚踪跡何也隨又取王帶檢看乃白玉玲瓏

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為襯縫綴端整亦並無一物承心疑放於桌上

反覆尋之

操見袍中無物故不更疑及帶承正以袍中無物故更差及帶

良久倦甚正欲伏几而寢忽然

燈花落下帶上燒着背觀承驚拭之已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急

取刀拆開視之乃天子手書血字密詔也

不用自己體着却用燈花燒出曲折之甚詔曰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為先尊卑之殊君臣為重近日操賊弄權欺壓君父結連黨伍敗壞朝綱勅當封罰不由朕主朕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大臣朕之至戚當念皇帝創業之艱難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奸黨復安社稷祖宗幸甚破指洒血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負朕意建安四年春三月詔

董承覽畢涕淚交流一夜寢不能寐

為下文隱几而臥伏線

晨起復至書院中將詔

再三觀看無計可施乃放詔于几上

沉思滅操之計忖量未定隱几而臥

因一夜不睡之故

忽侍

邸王于服至門吏知子服與董承交厚不敢攔阻竟入書

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

形容得妙與董承于燈花燒破處應見血跡一樣驚人

子服疑之默取看畢藏于袖中

又為董承

呼承曰國舅好自在虧你如何

睡得着

只因一夜睡不着故此時睡着耳

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慌亂子服曰

汝欲殺曹公吾當出首急殺承泣告曰若兄如此漢室休矣子服曰吾戲耳

吾祖宗世食漢祚豈無忠心願助兄一臂之力其誅國賊承曰兄有此心

國之大幸子服曰當于密室同立義狀開口便要立盟書頗覺各捨三族

以報漢君其言不祥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書名書字子服亦即書名書字畫

畢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可與同謀子服引承曰滿朝大臣惟有

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心腹必能與我同事董承又引正商議間

家僮入報種輯吳碩來探來得湊巧承曰此天助我也教子服暫避于屏

後避得妙承接二人入書院坐定茶畢輯曰許田射獵之事君亦懷恨乎承

曰雖懷恨無可奈何碩曰吾誓殺此賊恨無助我耆耳輯曰為國除害雖

死無怨不用董承先說却用二人自說妙王子服從屏後出曰汝二人欲殺曹丞相我當

出首董國舅便是證見亦用逆挑不種輯怒曰忠臣不怕死吾等死作漢

鬼強似你阿附國賊同用逆挑之語而董承聞之着承笑曰吾等正為此

事欲見二公王侍郎之言乃戲耳使于袖中取出詔來與二人看二人讀
詔揮淚不止承遂請書名子服曰二公在此少待吾去請吳子蘭來子服
去不多時郎同子蘭至請至又各不同與衆相見亦書名畢承邀于後堂
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又一個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見門吏回
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東華門外親見他錦袍玉帶而出又將袍何故推
病耶吾非無事而來奈何拒我門吏入報備言騰怒承起曰諸公少待暫
容承出隨卽出廳延接禮畢坐定騰曰騰入覲將還故來相辭何見拒也
承曰賤軀暴疾有失迎候罪甚騰曰面帶春色未見病容承無言可答騰
拂袖使起自來的幾嗟嘆下階曰皆非救國之人也承感其言挽留之彼
則拒之彼去則問曰公謂何人非救國之人騰曰許田射獵之事吾尚氣
留之俱用逆寫滿胸膛公乃國之至戚猶自帶于酒色而不思討賊安得爲皇家救難扶
災之人乎承恐其詐佯驚曰曹丞相乃國之大臣朝廷所倚賴公何出此

言純用逆騰大怒曰汝尚以曹賊為好人耶承曰耳日甚近請公低聲挑妙

騰王正告董承反說又各不同騰曰貪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論大事說罷

又欲起身若前四人之一說便是也妙承知騰忠義乃曰公且息怒某

請公看一物遂邀騰入書院取詔示之騰讀畢毛髮倒豎咬齒嚼唇滿口

流血寫馬騰又是馬騰身調承曰公若有舉動吾即統西涼兵為外應承

請騰與諸公相見取出義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歃血為盟天子刺血馬騰

歃血只因一紙血誠曰吾等誓死不負所約其言亦指坐上五人言曰若得

十人大事諧矣承曰忠義之士不可多得若所與非人則反相害矣人少

得人多亦騰教取駕行鷺序簿來檢看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

其此人商議因外戚薦出一外戚又眾皆問何人馬騰不慌不忙說出那

人來正是本因國舅承明詔又見宗潢佐漢朝

畢竟馬騰之言何如且聽下文分解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十一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關公賺城斬車胄

天子血詔從許田起見諸臣定盟亦從許田起見馬騰之知立德以雲長而知之馬騰之知雲長以許田而知之想見許田當日曹操之橫氣焰逼人雲長之怒鬚眉飛動文有敘事在後幅而適爲前篇加倍襯染者此類是也

兩雄不並立不並立則必相圖操以備爲英雄是操將圖備矣又逆知備之必將圖我矣備方與董承等同謀而忽聞此安得不失驚落筭也耶是因落筭而假託聞雷若因聞雷而故作落筭也若因聞雷而故作落筭以之欺小兒則豈可以欺曹操者俗本多訛故依原本校正之

一震之威乃至于此只淡淡一語輕輕溷過妙在有意無意之間豈真學小兒揜耳縮頸之態耶古史所載後人多有誤解之者卽如項羽困于垓下聞漢兵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已盡得楚乎何楚人多也此是張良韓信欲使羽疑彭城已失亂其軍心耳今人看千金詔誤以楚歌爲思家之曲勸楚人還鄉夫楚人有家漢人亦有家將解散客兵而先解散我兵爲之奈何不知作傳奇者不過分外妝點以圖悅目而乃錯認其事訛以傳訛寧不爲識者所笑此時孫策在江東曹操更不以英雄許之直待後來孫權承襲乃始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然則此老眼力大是不謬當青梅煮酒之日英雄只有兩人鼎足尚缺其一也自車胄爲雲長所殺而曹操之兵端起矣立德之不欲殺曹者以此時衣帶詔未泄董承謀未露尚欲與操羈縻勿絕陽和而陰圖之耳英雄作事須要審勢量力性急不得立德衆心人故有此等算計雲長直心

人別無此等肚腸兩人同是豪傑却各自一樣性格雲長之不及立德者在此立德之不及雲長者亦在此

此卷敘劉曹相攻之始而中間夾寫公孫瓚并袁術二段文字瓚之事只在滿寵口中虛寫術之事却用下半虛寫一半實寫不獨瓚術兩人于此卷中收場而玉璽下落亦于此卷中結局前者漢帝失玉璽今者玉璽歸漢帝相去十數卷遙遙相對而又預伏七十回後曹不受璽漢之由有應有伏一筆不漏一筆不繁每見近人紀事敘却一頭拋却一頭失枝脫節病在遺忘未說這邊又說那邊手忙脚亂病在冗雜今試讀三國演義其亦可以閣筆矣

董承義狀上大書左將軍劉備備之繼正統而無愧者此也只左將軍劉備五字消得漢昭烈皇帝五字者漢高祖項羽詔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于是名正言順海內歸心今立德既奉衣帶詔以討曹

操仗義執言武侯之六出祁山姜維之九伐中原皆自此詔始矣然斬車胃之後何不便將此詔布告天下乎曰詔詞本以賜董承者也董承在內若遽暴之恐害董承故也待承死而後此詔乃昭然其被于海內矣瓚之亡也積粟三十萬術之亡也剩麥三十斛糧多亦亡糧少亦亡何也曰二人之無謀等也無謀等則糧之多少無異也然瓚生平尚右薦立德之一節可取若袁術生平直是一無足取初以不發糧而誤人既乃以絕糧而自斃天之報施誠不爽哉

却說董承等問馬騰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劉立德在此何

不求之

因董承轉出馬騰因馬騰轉出馬騰立德為主馬董二人不過做一引子耳

承曰此人雖係皇叔今正

依附曹操安肯行此事耶

立德依附曹操與曹操一識見

騰曰吾觀前日圍場之

中曹操迎受衆賀之時雲長在立德背後挺刀欲殺操立德以目視之而

正前卷事又在馬騰眼

立德非不欲圖操恨操爪牙多恐力不及耳立德

馬勝一語道着公試求之當必應允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當從容商議眾皆散

去次日黑夜裏董承懷詔徑往立德公館中來門吏入報立德出迎請入

小閣坐定關張侍立於側立德曰國舅黃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曰日乘

馬相訪恐操見疑故黑夜相見立德命取酒相待承曰前日圍塲之中雲

長欲殺曹操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問得立德得失驚曰公何以知之

承曰人皆不見某獨見之不說馬騰看見竟立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

操僭越故不覺發怒耳承掩面而哭曰朝廷臣子若盡如雲長何憂不太

子誠語殊慷慨立德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乃佯言曰曹丞相治國為何憂

不太平前馬騰正說立德承反說以試之今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

故剖肝瀝膽以相告公何詐也立德曰恐國舅有詐故相試耳於是董承

取衣帶詔令觀之立德不勝悲憤又將義狀出示上止有六位一車騎將

軍董承二工部侍郎王子服三長水校尉种輯四議郎吳碩五昭信將軍

吳子蘭六西京大守馬騰忽將前六人于此處歷歷敘玄德曰公既奉詔

討賊備敢不效犬馬之勞承拜謝便請書名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大書

五字堪押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尚容再請三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劉備

傳于古抑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尚容再請三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劉備

可當百矣何必玄德曰切宜緩緩施行不可輕洩其議到五更相別去了

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親自澆灌以為韜晦之計劉平種

聊玄德種此非二弟所知也此處且不說明二人乃不復言一日關張不在玄德正

在後園澆菜許褚張遼引數十人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使君便行玄德

驚問曰有甚緊事不特玄德驚疑即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相請殺讀若至此必說得

只得隨二人入府見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謂衣帶詔洩矣說得

玄德面如土色讀若亦吃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大立

德方纔放心如水上驚濤答曰無事消遣耳操曰適見杖頭梅子青青心

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

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征張繡事已隔數卷忽於此今見此

梅不可不賞今見此悔亦還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會恐是觀

未能忘情故欲立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盤置青梅一樽煮酒

二人對坐開懷暢飲叙得閒雅與董承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

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挂景有操與立德凭欄觀之幅畫圖操曰使君知龍

之變化否問閒說來立德曰未知其詳得妙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

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

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龍之為物可比世之英雄

立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請試指言之從龍說起漸漸說到英雄又

之將至而先有雷雷之立德曰備肉眼安識英雄呆一發假操曰休得過謙

立德曰備叨恩施得仕於朝天下英雄實未有知即一種菜之意操曰既

不識其面亦聞其名立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為英雄因術稱帝故

不知街之龍非真龍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袁術即於此卷中

應立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

極多可謂英雄為後文求救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

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為後文破立德曰有一人名稱八俊威震

九州劉景升可為英雄為後文依託劉表伏筆操曰劉表虛名無實非

英雄也看低當世立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神孫伯符乃英雄也

為後文借寓操曰孫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看低當世立德曰益州劉季

玉可為英雄乎為後文入川伏筆操曰劉璋雖係宗室乃守戶之犬耳何

足為英雄看低天下立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連問三人又

言韓遂而不及馬騰皆正與備兵立義狀故隱之耳立德曰益州劉表策張繡韓遂事之已見前文皆也劉璋張魯事之尚在後文者也前文於

此再一總後文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掛齒後三人皆降操立德曰

舍此之外備實不知只是操曰夫英雄者明懷大志腹有良說有包藏

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操曰誰能當之待問一句妙之不

且似並不知曹操操以手指玄德後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操

自以為英雄者又心畏玄德為英雄者一何兄是以心玄德聞言吃了一驚手

相持不來一面說出入番酒後一語不覺道破玄德玄德聞言吃了一驚手

中所執是筋不覺落於地下語道破玄德聞言吃了一驚手

作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筋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為甚說破英雄安爾舉

不疑此一語隨機應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聖人迅雷烈必

變安得不畏有意無意之間將聞言失筋緣故輕輕揜飾過了真是操遂

不疑玄德時過後人有詩讚曰

勉從虎穴暫棲身

說破英雄驚殺人

巧借聞雷來揜飾

隨機應變信如神

天雨方住見兩箇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刀突至亭前左右攔擋不住操視

之乃關張二人也

與一門會樊噲持盾而不一樣聲勢

原來二人從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

德被許褚張遼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

此士不說二公左驚留在後交雲長口中補出好聞

說在後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

兄弟却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按

劍而立

方說天上之龍常間忽然來了二虎

操問二人何來雲長曰聽知丞相和兄飲酒特

來舞劍以助一笑

操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項莊項伯乎語甚趣玄德亦笑

時底只是假呆面孔妙

操命取酒與二樊噲有京語更起其樊噲不吝有關張拜謝

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曰操二驚殺我兩箇

補前一筆○不讀二公吃驚一讀者亦曾

知我無大志削日不說明今方補耳之不意操竟指我為英雄我故失驚落箭又恐操

士疑故借懼雷以揜飾之耳於玄德口中將則文下一註關張曰兄真高見操次日又

請玄德王飲問人報滿寵去探聽袁紹而回操召入問之寵曰公孫瓚已

破了一一段大文見在滿寵口中玄德急問曰願聞其詳前者河之戰玄德曾救公

袁紹破了一一段大文見在滿寵口中玄德急問曰願聞其詳前者河之戰玄德曾救公

源此十不侍不急間寵曰璣與紹戰不利築城圍困圍上建樓高十丈名曰易束樓

在定府雄縣積粟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有被紹圍者眾請

救之璣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望人救不肯死戰矣遂不肯救璣之失事在此

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者璣勢孤使人持書赴許都求救不意中途為紹

車所獲後陳琳相中以此罪操璣又遺書張燕暗約來火為號裏應外合下書入又

被袁紹擒住却來城外放火誘敵璣自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退

守城中被袁紹守地直入璣所居之樓下放起火來璣無走路先殺妻子

然後自縊全家都被火焚子直文曹操破日布却用寶馬此處袁紹破今

袁紹得了璣軍聲勢甚盛紹弟袁術在河南驕奢過度不恤軍民眾皆背

反術使人歸帝號於袁紹紹欲取王璽術紹親自送來見今乘淮南欲歸

河北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乞丞相作急圖之本是操聽袁紹却并操入袁術妙玄德聞

公孫瓚已死追念昔日薦已之思不勝傷感回顧前文如于太又不知趙

子龍如何下落放心不下

不獨玄德欲知其下落耳讀者有急欲和其下

出現後事真有草此灰紉之奇

因暗想曰我不就此時尋箇脫身之計更待何時遂起身

對操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本路截擊術可擒矣

可兄青

時第一言便說他英雄兵是假言

操笑曰來曰奏帝即便起兵次日玄德面奏君操令玄

德總督五萬人馬又差末靈路昭二人同行

好較之極玄德辭帝帝泣送之時

董承想已速一思于帝帝與備已心照矣

玄德到寓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挂了將軍印催促便

行之極董承趕出十里長亭來送玄德曰國舅寧耐某此行必有以報命

承曰公宜留意勿負帝心二人分別

完却土文立義

關張在馬上問曰兄

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玄德曰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大

海鳥上青霄不受為一之羈絆也

曹操比備為籠然籠在紹操之中因命與為魚無異故急欲脫此得絆

關張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

此句亦不得時郭嘉程昱考較錢糧方回

一得二

立德故能知曹操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諫曰丞相何故合劉備督軍

挽然而去

操曰欲截袁術耳程昱曰昔劉備為豫州牧時某等請殺之丞相不聽又

前文今日又與之兵此放龍入海縱虎歸山也後欲治之其可得乎程昱曰

殺郭嘉曰丞相縱不殺備亦不當使之去古人云一日縱敵萬世之患望

丞相察之郭嘉曰操然其言遂令許褚將兵五百前往務要追玄德轉來

許褚應諾而去欲准備操然其言遂令許褚將兵五百前往務要追玄德轉來

關張曰此必曹兵追至也遂下了營寨今關張各執軍器立於兩邊如欲

狀檢卷精之必謂下許褚至見嚴兵整甲乃下馬入營見玄德玄德曰公

來此何幹許褚交戰矣許褚至見嚴兵整甲乃下馬入營見玄德玄德曰公

有所不受吾向過君又蒙丞相鈞語今別無他議公可速回為我稟覆丞

相教語不隨許褚尋思丞相與他一向交好今番又不曾教我來廝殺只得

將他言語回覆忽起侯裁奪便了遂辭了玄德領兵而回許褚來如江湖

忽落回見曹操備述玄德之言操猶豫未決程昱郭嘉曰備不肯回兵

卷之二十一

可知其心變矣操曰我有朱靈路昭二人在彼料立德未必放心變遺二

去之意此處方說出況我既遣之何可復悔遂不復追立德了却曹後人有詩歎立

德曰
東兵抹馬去匆匆
心念天言衣帶中

撞破鐵籠逃虎豹
頓開金鎖走蛟龍

却說馬騰見立德已去邊報又急亦回西凉州去了又安放馬騰一句立德兵至

徐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宴畢孫乾糜竺等都來恭見立德回家探視老小

一向空身在京家小自在徐州至此補照出來極周密一面差人探聽袁術探子回報袁術術者後大

過雷薄陳蘭皆投嵩山去了為後劫糧伏線術勢甚良乃作書讓帝號於袁紹紹

命人名術術乃收拾人馬呂禁御用之物先到徐州來立德知袁術將至

乃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着先鋒紀靈至張飛更不打話直取

紀靈無十合兵飛大為一聲刺紀靈於馬下看紀靈如此無端知轅門

而必望呂敗軍奔走袁術自引軍來鬪立德分兵三路朱靈路昭在左關
張在右立德自引兵居中與術相見在門旗下責罵曰汝反逆不道吾今
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受降免你罪犯袁術罵曰織蓆編履小輩安
敢輕我孔還是虎牢關前商麾兵起來立德暫退讓左右兩路軍殺出殺得
術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嵩山雷薄陳蘭劫去
錢糧草料欲回壽春又被羣盜所襲代漢當塗竟成虛識公路竟走頭無路矣只得住了
江亭止有一千餘眾皆老弱之輩時當盛暑糧食盡絕只剩麥三十斛分
派軍士家人無食多有餓死者術嫌飯粗不能下咽昨日推位讓國無復
食飯只得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術坐於牀
上大叫一聲倒於地下吐血斗餘而死奈何就還席時建安四年六月也
後人有詩曰

漢末刀兵起四方

無端袁術太猖狂

不思累世為公相

便欲孤身作帝王 强暴枉誇傳國璽 驕奢妄說應天祥

渴思蜜水無由得 獨卧空床嘔血亡

袁術已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被徐璆音求盡殺之璆奪得玉

璽赴許都獻於曹操操大喜封徐璆為高陵太守此時王璽歸操為後文曹不受

璽墓漢張本却說立德知袁術已喪寫表申奏朝廷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回

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一面親自出城招諭流散人民復業愛民是立德第一作

用且說朱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立德留下軍馬操怒欲斬二人荀彧

曰權歸劉備二人亦無奈何操乃赦之彧又曰可寫書與車胄就山圖之

朱靈路昭既無可奈何車胄亦復何用操從其計暗使人來見車胄傳曹操鈞音胄隨即請

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今劉備出城招民不日將還將軍百命軍

士伏於礮城邊只作接他待馬到來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

齊矣胄從之陳登回見父陳珪備言其事珪命登先往報知立德登領父

命飛馬去報

曹操易書與車曹不實書史則至之十科以與車曹

正迎

着關張報說如此如此

本要報立德却先報了關張變幻

原來關張先回立德在後

記一

張飛聽得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伏藥城邊待我去必有失我有一計可

殺車胄乘夜扮做曹軍到徐州引車胄出迎襲而殺之飛然其言那部下

軍原有曹操旗號衣甲都同

本是朱靈路昭

當夜三更到城邊叫門城上

問是誰眾應是曹丞相差來張文遠的人馬報知車胄請陳登議曰

若不迫接恐有疑若出迎之又恐有詐胄乃上城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平

明了相見

車曹此時頗有主意曹操所以記為心腹

城下答應只恐劉備知道疾快開門

妙車

胄猶豫未定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只得披掛上馬引一千軍出城跑

過吊橋大叫文遠何在火光中只見雲長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叫曰匹

夫安敢懷詐欲殺吾兄車胄大驚戰未數合遮欄不住撥馬便回到吊橋

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

前曾說過我在城上射住後軍

車胄繞城而走雲長趕來手起一

刀砍于馬下

陳登本欲先報立德之德

割下首級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賊

車胄吾已殺之眾等無罪投降免死諸軍倒戈投降軍民皆安雲長將曹

頭去迎立德具言車胄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立德大驚曰曹操若來如之

奈何

是深心人

雲長曰弟與張飛迎之

是直心人

立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

老伏道而接立德到府尋張飛飛已將車胄全家殺盡立德曰殺了曹操

心腹之人如何肯休陳登曰某有一計可退曹操正是 既把孤身離虎

穴

還將妙計息狼煙

不知陳登說出甚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薦劉備者公孫瓚也殺公孫瓚者袁紹也歸袁紹者袁術也攻袁術者

劉備也然則欲使袁紹救劉備不獨劉備意中以為必無之事即讀者

意中亦以為必無之事矣乃劉備偏往來之袁紹偏肯救之操之與備

合而忽離紹之與術離而忽合讀其前卷更不料有後卷事之變文之
幻真令讀者夢亦夢不到也

陳登欲求援兵試掩卷猜之必以爲求救於馬騰矣乃舍馬騰而求袁
紹何也曰馬騰雖固受衣帶詔而徐州之發使於西涼也遠冀州之進
兵於許都也近且馬騰勢小袁紹勢大舍其遠者小者求其大者近者
亦是英雄見識立德之求袁紹也以鄭玄爲之介紹而首卷敘述立德
生平早有師事鄭玄一語遙遙伏線且鄭玄盧植俱爲立德所師而盧
植詳見前文鄭玄直至此處方纔出現一先一後參差錯落極敘事筆
法之妙况又於關公斬將之後袁紹興兵之前忽然夾敘馬氏歌姬鄭
家詩婢一段風流文字真如霹靂火中偶雜一片清冷雲也
曹操十勝袁紹十敗之說於第十八卷中見之竊謂繼此以後必敘袁
曹交鋒之事乃隔着數卷直至斯篇方始起兵相持而猶未交鋒也各

各奮勇而來各各解散而去虎頭蛇尾可發一笑只因袁紹性格不出謀上料中遂使三國文字竟出今人意外

或疑曹操見檄必怒似宜增病而病反因之而愈其故何也曰此與聞許劭之言而大喜同一意也人莫能識其奸雄而有人焉能識之彼亦自以爲知己人莫能斥其罪惡而有人焉能斥之彼亦自以爲快心今有諛人者諛得不着痛癢受諛者必不樂然則罵人者罵得切中要害受罵者豈不覺爽乎武壘見駱賓王檄嘆曰有如此才而不用宰相之過也使武壘見檄而怒罵賓王便不成武壘使曹操見檄而怒罵陳琳便不成曹操矣事之成敗不足論而文人之筆千古常伸袁本初雖不能勝曹操徐敬業雖不能除武壘而陳琳賓王之文至今膾炙人口卽謂曹操已爲陳琳所殺武壘已爲賓王所誅可也吾所惜者賓王數武壘之惡已盡陳琳數曹操之惡未盡蓋陳琳草檄之時董妃尚未死伏

后尚未弑董承等七人及孔融耿包等尚未遇害故數操之惡止數得
一半耳然而操已聞而汗下矣若使于董死既死伏后既弑董孔諸人
既遇害之後再邀陳琳之筆以罵之其痛快又當何如哉

當劉備立公孫瓚背後之時劉岱固儼然座上一諸侯也孰意今日乃
俯首而為曹操爪牙又被關張提起放倒呼來喝去直如小兒豈不可
耻之甚乎今之居上座者切宜仔細慎勿為立人背後者所竊笑也
立德獲岱忠二人而不殺尚欲留為講和之地其與袁紹之頓兵河朔
遷延不進毋乃同耶曰否紹之力足以戰而不戰備之力不足以戰故
不欲戰袁紹性慢是無主意劉備性慢是有斟酌

却說陳登獻計于立德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虎踞冀青幽并諸郡帶甲
百萬文官武將極多今何不寫書遣人到彼求救

回想磐河一戰則此書求紹似乎極難乃陳登

偏計及此奇絕

立德曰紹向與我未通往來今又新破其弟安肯相助登曰此間

有一人與袁紹三世通家若得其一書致紹紹必來相助奇絕此何人耶立德問

何人登曰此人乃公平曰所折節敬禮者何故忘之奇絕此何人耶立德猛省曰

莫非鄭康成先生乎不用陳登說出登笑曰然也原來鄭康成名玄好學

多才嘗受業于馬融融每當講學必設絳帷前聚生徒後陳聲妓侍女

環列左右玄聽講三年目不邪視風流先生偏有融甚奇之及學成而歸

融歎曰得我學之秘者惟鄭玄一人耳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詩一婢嘗忤

玄意玄命長跪階前一婢戲謂之曰胡為乎泥中此婢應聲曰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其風雅如此道學主人偏有此風流侍婢或曰先生有歌姬弟

不然有如此婢而忍使跪于泥中是道學桓帝朝玄官至尚書後因十常

侍之亂棄官歸田居于徐州補應玄德在涿郡時已曾師事之則第一卷

如十丈游絲及為徐州牧時造廬請教敬禮特甚玄德初到徐州時當

至此一落下玄德想出此人大喜便同陳登親至鄭玄家中求其作書玄慨然依允

寫書一封付與立德立德便差孫乾星夜齎往袁紹處投遞紹覽畢自付

曰立德攻滅吾弟本不當相助但重以鄭尚書之命不得不往救之袁劉本不

相親却用鄭玄聯遂聚文武官商議興兵伐曹操謀士田豐曰兵起連年

百姓疲弊倉廩無積不可復興大軍宜先遣人獻捷天子獻滅公孫

得通乃表稱曹操隔我王路然後提兵屯黎陽更于河內增益舟楫繕置

軍器分遣精兵屯劄邊鄙三年之中大事可定也是意在一箇不要與兵謀士審

配曰不然以明公之神武撫河朔之強盛興兵討曹賊易如反掌何必遷

延日月一箇要與兵是以謀士沮授曰制勝之策不在強盛曹操法令既

行上卒精練比公孫瓚坐受困者不同提照公孫瓚今棄獻捷長策而興

無名之兵竊為明公不取兵是一箇不要與謀士郭圖曰非也兵加曹操豈

曰無名公正當及時早定大業愿從鄭尚書之言與劉備共仗大義勦滅

操賊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實為幸甚又一箇要與兵是四人爭論未定袁

紹躊躇不決

沒主意

忽許攸荀諲自外而入紹曰二人多有見識且看如何

主張二人施禮畢紹曰鄭尚書有書來令我起兵助劉備攻曹操起兵是

乎不起兵是乎二人齊聲應曰明公以眾克寡以強攻弱勢是以討漢賊以

扶漢室

是以起兵是也

又兩箇要與兵的是合理勢而言

紹曰二人所見正合我心何商

議興兵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六人謀則依四人之論

先令孫乾回報鄭立并約玄德準備接應

一面令審配逢紀為統軍田豐荀諲許攸為謀士顏良文醜為將軍起馬

軍十五萬步兵十五萬共精兵三十萬望黎陽進發分撥已定郭圖進曰

明公大舉伐操必須數操之惡馳檄各郡聲罪致討然後名正言順只郭圖

數語引出一篇絕世妙文來

紹從之遂令書記陳琳草檄琳字孔璋素有才名桓帝時

為主簿因諫何進不聽

卷中事

復遭董卓之亂避難冀州紹用為記室

忙中又夾敘陳林事極開極警

當下領命草檄援筆立就其文曰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

作一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

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汚辱至今永為世今將救操祖曹勝之惡

子及臻呂后季年產呂祿呂紹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

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存心於是絳侯周勃朱虛劉章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

立大宗漢文帝故能正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將繫

之惡又先以呂產呂祿作一樣子紹隱然以絳侯自比而以朱虛比立德也以上泛論往昔以下方入奉題司空曹操祖父

中常侍騰與左悺音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言騰與上常

先罵父嵩音乞句音攜養音嵩本姓夏侯騰乞為己子故因賊假位與金輦

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言嵩以賄賂官至太尉以上罵其父

曹氏家世操音贅聞遺醜贅指騰本無懿德獠狻鋒協好亂樂禍此方數

幕府謂紹自董統鷹揚掃除兇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

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之為大

之才爪牙可任此敘紹興與操共事之耳事見第五回中本操先起

也曲筆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劬音起數別喪師徒指榮陽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葺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操自命兖州而紹

以虎文漿賊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此言紹第二番不棄曹操

其威福也秦師是引用孟明事而操遂聚資跋扈恣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

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可諂身首祝梟懸之

誅妻孥受灰滅之咎事見第十回中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

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士見第十回中彷彿東裔蹈據無所幕府

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版入指故復援旌擐甲席捲起征

金鼓同躬布之奔沮事在第十回中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此言紹

不棄則府無德於充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思人一筆歷言操

和絕秦書後會鸞駕反施羣賊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從一拔之亂紹未勤王此處朝旋得好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

繕修郊廟翽衛勸注本係楊彪請帝召操而乃操使於志專行脅還當

御省禁駕馭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

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家隱戮百寮

鉗口道路以日尚書記朝會公卿究員品而已故大尉楊彪典歷二司

虎為司空享國極位操因緣皆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被至

觸情任忒不顧憲綱事見第二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

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逃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事

見第二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兄弟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

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

徐州所過發塚梁孝王塚亦被發操知而不問操又持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時人呼之耳

非操所立也今竟云所過臨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盜賊之

態汙國害民毒施人鬼操初時無賴後頗好名深諱前加其細政慙苛

科防互設膏繳充蹊坑阱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冤豫有

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座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

三句將前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令容冀可彌縫言紹至此猶

文一挽絕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

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

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雄故使鋒芒挫縮厥圖

不果事見第二十一回中以上言紹屢反包容曹今乃屯據敖倉阻河

為固故以螳螂之斧御隆車之隧螳螂當車語見並子螳螂舉前兩足

各豐隆故雲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驍騎千羣魯中黃育

隆車隱雅也黃育烏騄良弓劫弩之勢并州越大行青州涉濟漯音查

高幹為并州子譚為青州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音已其後劉表

與音結相結雷震虎步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燦音炭有何不

滅者哉前言我直彼曲是理勝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

或故營部曲或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州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餘

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讐敵若回旆反徂登高岡而擊

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士崩瓦解不俟血刃此言操無可戰之將勢

也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

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擗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于暴虐之臣

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

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

勗哉此言操有篡逆之漸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

給與違眾旅叛旅助也言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名哲不取也此段絕

卽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

紹子熙州

書到荊州便勅見兵與建忠將軍協

同聲勢

建忠將軍指張繡言荊州劉表已與張繡勒兵來助矣

州郡各整義兵羅落境界舉師揚

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于是乎著

此段廣我之助又應起處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急其得操

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

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狗彘之難如律令

紹覽檄大喜卽命使將此檄遍行州郡并于各處關津隘口張挂檄文傳

至許都時曹操方患頭風臥病在牀頭風二字近爲吉平事作引遠爲華陀事伏線左右將此檄

傳進操見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覺頭風頓愈從床上一躍而起

陳琳之文勝是華陀之藥顧謂曹洪曰此檄何人所作洪曰聞是陳琳之筆操笑曰有

文事者必須以武畧濟之陳琳文字雖佳其如袁紹武畧之不足何方熾

出便強言笑遂聚眾謀士商議迎敵孔融聞之來見操曰袁紹勢大不說

語直是好雄只說勢人不可與戰只可與和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何必義和融曰袁

尤說直也

紹士廣民強其部下如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皆智謀之士田豐沮受皆忠

臣也顏良文醜勇冠三軍其餘高覽張郃淳于瓊等俱世之名將何謂紹

為無用之人乎孔融此時便有左袒袁紹之意為後文曹操殺融伏線或笑曰紹兵多而不整田豐

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

相容必生內變歷詆衆謀主之短俱確中其病可見知已顏良文醜匹夫

之勇一戰可擒其餘碌碌等輩縱有百萬何足道哉荀彧此一段話與十勝十敗之說遙應

孔融默然操大笑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料遂喚前軍劉岱後軍王忠引兵

五萬打着丞相旗號去徐州攻劉備原來劉岱舊為兗州刺史及採取兗

州岱降于操操用為偏將故今差他與王忠一同領兵百忙中夾補前操文之所未及

却自引大軍二十萬進黎陽拒袁紹程昱曰恐劉岱王忠不稱其使操曰

吾亦知非劉備敵手為後二人被擒伏線權且虛張聲勢分付不可輕進待我破紹

再勒兵破備劉岱王忠領兵去了曹操自引兵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

自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自八月守至十月原來許攸不樂審配領兵沮受

又恨紹不用其謀各不相和不圖進取果應前袁紹心懷疑惑不思進兵

方起兵時先無主張故今進兵時亦沒要緊操乃喚呂布手下降將臧霸守把青徐于禁李興

屯兵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界曹仁總督大軍屯于官渡城名在開封府中牟縣北操自引

一軍竟回許都袁曹究竟未嘗交手●按住袁且說劉岱王忠引軍五萬

離徐州一百里下寨中軍虛打曹丞相旗號未敢進兵只打聽河北消息

這裡立德也不知曹操虛實未敢擅動亦只探聽河北忽曹操差人催劉

岱王忠進戰二人在寨中商議岱曰丞相催促攻城你可先去王忠曰丞

相先差你岱曰我是主將如何先去二人互相推諉亦如審配許攸等忠

曰我和你同進兵去岱曰我與你拈音拈拈着的便去王忠拈着先字袁紹

與六人謀則從其後者曹操使二人戰則拈其先者只得分一半軍馬來攻徐州立得聽知軍馬到

來青東登商議曰袁本初雖屯兵黎陽奈謀臣不和尚未進取曹操不知

在何處聞黎陽軍中無操旗號此事却從玄德口中補出妙如何這裡却反有他旗號

登曰操詭計百出必以河北為重親自監督却故意不建旗號乃于此處

虛張旗號吾意操必不在此登之料操亦如或之料玄德曰兩弟誰可探聽虛實張

飛曰小弟願往玄德曰汝為人躁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掣將來

快入雲長曰待弟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去我却放心于是雲長引

三千人馬出徐州來時值初冬陰雲布合雪花亂風纔見青梅如豈又早

忽而千戈一年之中不軍馬皆冒雪布陣雲長驟馬提刀而出想見亦在

獨天時變人事亦變矣大叫王忠打話忠出曰丞相到此緣何不降雲長曰請丞相出

雪光中分外照耀陣我自有話說忠曰丞相豈肯輕見你雲長大怒驟馬向前王忠挺鎗來

迎兩馬相交雲長撥馬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坡雲長回馬大叫一聲舞

刀直取王忠攔截不住恰待驟馬奔逃雲長左手倒提寶刀右手揪住王

忠勒甲絛拖下鞍韉積擔于馬上回本陣來王忠直如此王忠軍四散奔

走

以雲長趕散王忠兵亦如湯潑雪

雲長押解王忠回徐州見立德立德問爾乃何人見

居何職敢詐稱曹丞相忠曰焉敢有詐奉命教我虛張聲勢以為疑兵丞

相實不在此

老實人老實原是沒用表德

立德教付衣服酒食且暫監下待捉了劉岱

再作商議雲長曰某知兄有和解之意故生擒將來立德曰吾恐翼德躁

暴殺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可為解和之地

此時尚欲求和以袁

紹既不夾戰而自審其力未足拒操也

張飛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立德曰劉

岱昔為兗州刺史虎牢關伐董卓時也是一鎮諸侯今日為前軍不可輕

交虎牢關事已隔十餘回商此處忽然捉照出來

飛曰量此輩何足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

便了立德曰只恐壞了他性命悞我大事飛曰如殺了我償他命

快人快語

立德遂與軍三千飛引兵前進却說劉岱知王忠被擒堅守不出張飛每日

在寨前叫罵岱聽知是張飛越不敢出

如此人使當劉備阿瞞亦殊失計

飛守了數日見

岱不出心生一計

莽人忽然用計未嘗莽也

專令今夜三更去劫寨日聞

却在帳中飲酒奇絕妙絕詐醉辱軍士罪過打了一頓縛在營中曰待我今夜

出兵時將來祭旗却暗使左右縱之去奇絕妙絕軍士得脫偷走出營徑往劉

岱營中來報劫寨之事劉岱見降卒身受重傷遂聽其說虛剗空寨伏兵

在外是夜張飛却分兵三路中間使三十餘人劫寨放火却教兩路軍抄

出他寨後看火起為號夾擊之三更時分張飛自引精兵先斷劉岱後路

中路三十餘人搶入寨中放火劉岱伏兵恰待殺入張飛兩路兵齊出岱

軍自亂正不知飛兵多少各自潰散前在雪光中照耀亦面今在大光中照曜黑臉一樣怕人敵軍安得不潰

劉岱引一隊殘軍奪路而走正撞見張飛狹路相逢急難回避交馬只一

合早被張飛生擒過去餘眾皆降飛使人先報入徐州玄德聞之謂雲長

曰翼德自來粗莽今亦用智吾無憂矣乃親自出郭迎之非獎勵其勇也獎勵其智也飛

曰哥哥道我躁暴今日如何其實玄德曰不用言語相激如何肯使機謀

柔人激之則剛直人激之則反曲奇甚之飛大笑玄德見縛劉岱過來慌下馬解其縛曰小弟

合

張飛誤有冒瀆望乞恕罪

還以管州刺史待之此王忠畧有器面

遂迎入徐州放出王忠一

同訴待立德曰前因車冒

欲害備故不得不殺之丞相錯疑備反遣二將

軍前來問罪備受丞相大恩止思報效安敢反耶二將軍至許都望善言

為備分訴備之幸也

甘言里詞一味虛假還用青柳煮酒時身分

劉岱王忠曰深荷使君不殺

之恩當於丞相處方便以某兩家老小保使君立德稱謝次日盡還原領

軍馬送出郭外劉岱王忠行不上十餘里一聲鼓響張飛攔路大喝曰我

哥哥武沒分曉捉住賊將如何又放了說得劉岱王忠在馬上發顫張飛

睜眼挺鎗趕來皆後一人飛馬大叫不得無禮視之乃雲長也劉岱王忠

方纔放心雲長曰既兄長放了吾弟如何不遵法令飛曰今番放了下次

又來雲長曰待他再來殺之未遲

關張二人一收一放定是立德作用

劉岱王忠連聲告退

曰便丞相誅我三族也不來了望將軍寬恕

二人見雲長之刀翼德之才亦如曹操見陳琳之機不得

不汗飛曰更是曹操自來也殺也片甲不回今番崔士奇下兩頭顱快人

劉岱王忠抱頭鼠竄而去雲長翼德回見玄德曰曹操必然復來孫乾謂
玄德曰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小沛守邳城爲犄角之勢
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令雲長守下邳甘糜二夫人亦於下邳安置前目
家小住下邳而殞命今玄德亦以家小住下甘夫人乃小沛人也糜夫人
乃糜竺之妹也忽然夾敘二夫人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守徐州玄德與張
飛屯小沛劉岱王忠回見曹操具言劉備不反之事操怒罵辱國之徒留
你何用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正是

犬豕何堪共虎鬪

魚鰕空自與龍爭

不知二人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才子卷十一

三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十二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岡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叅訂

第二十三回

禰正平裸衣罵賊

吉大醫下毒遭刑

禰衡孔融楊修三人才同而其品則有不同楊修事操者也孔融不事操而猶與操周旋者也禰衡則不事操而并不屈與操周旋者也三人皆爲操所殺而三人之中惟衡最剛故三人之死亦惟衡獨蚤操自負奸雄其才力足以推倒一世而禰衡鄙夷傲睨視若無物非膽勇過人安能如此生前既罵曹操死後又罵王敦至今鸚鵡洲英靈不泯豈得僅以文人才士目之耶

或謂罵操如陳琳而不殺之何以獨忌禰正平乎操之出使正平于諸侯者以正平恃才而狂欲使人磨折他一番挫其銳氣然後用之耳不

虞黃祖之遽殺之也先儒有代曹操責黃祖書備言此意予曰不然爲此說者未知禰陳兩人之優劣也禰衡罵操以口陳琳罵操以筆雖同一罵而衡之罵操自罵者也琳之罵操代人罵者也夫自罵之與代人罵則有間矣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使操用之以射人則其代操罵敵亦猶是也陳琳罵操而終于事操禰衡罵操則必不事操代人罵者可降自罵者斷不降此操之所以不殺琳而必殺衡與

爲劉表計者既知曹操使禰衡之意便不當使衡見黃祖當仍令衡還許都方是高曹操一頭地今操借刀于表表復借刀于祖是與操一般見識終在曹操術中耳

董承元宵一夢何其快心奈此夢不應可爲惋惜雖然天地夢數也古今夢緣也人生夢魂也漢之變而爲三國三國之變而爲晉猶之蕉耳鹿耳蝴蝶耳邯鄲與南柯耳事之真者何必非夢則事之夢者何必非

眞夢如董承眞謂之眞焉可矣

嘗讀曇花記見冥王坐勘曹操拷之問之打之罵之或曰此後人欲洩其憤無聊之極思耳予曰不然理應如是不可謂之戲也古人銑陷不平之事有欲反其事以補之者一曰鄧伯道父子團圓一曰荀奉倩夫妻偕老一曰屈大夫重興楚國一曰燕太子克復秦仇一曰王明妃再入漢關一曰侯夫人生逢湯帝一曰岳武穆寸斬秦檜一曰南霽雲立滅賀蘭斯皆以天數俛從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數然則董承劍起曹操頭落忠魂所結竟當作如是觀上醫醫國其吉乎之謂乎若吉乎者不愧爲太醫矣以其藥醫曹操之頭風是毒藥也以其藥醫獻帝之心病是良醫也人謂其誤以詐病爲眞病不得謂之知病我謂其能以毒藥爲良藥斯眞謂之知醫惜乎其藥不行耳欲生人則生之欲殺人則殺之能生人是良醫能殺人亦是良醫獨怪今之醫家心則華陀救周泰

之心藥則吉平毒曹操之藥殺人而猶執生人之方生人而適作殺人之孽吾不知其醫術居何等心

孔融薦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閣至此掀髯稱快當滿引一大白禰衡鼓擊三搥令人泣下吉平血流九指令人眦裂閱至此慷慨悲懷又當滿引一大白

此卷起處正是曹操欲攻劉備却因招安表繡放下劉備忽然接入董承及董承事露而首人不知有劉備至接出義狀而曹操始知與承同謀者之有劉備于是下文攻劉備更不容緩矣然則此卷雖無劉備之事而實劉備得中一大關目也

却說曹操欲斬劉岱王忠孔融諫曰二人非劉備敵手若斬之恐失將士之心操乃免其死黜罷爵祿欲自起兵伐立德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應前雪天可動兵乎來年春為免也孔融曰可先使人召安張

繡劉表然後再圖徐州操然其言先遣劉曄任說張繡曄至襄城先見賈

詡陳說曹公盛德詡乃留曄於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

之事正議間忽報袁紹有使至繡命人使者呈上書信繡覽之亦是招安

之意詡問來使曰近日興兵破曹操勝負何如使曰隆冬寒月權且罷兵

與孔融之言相合今以將軍與荆州劉表俱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就使帶出

劉表正與陳琳檄文中相應詡大笑曰汝可便回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容何能容

天下國士乎袁術始而誤權紹不能以軍法斬之繼而借號紹不能以大

賈詡初隨李傕後隨曹操雖有智謀不知順逆故其言如此當面扯碎書吐退來使張繡曰方今袁強

曹弱今毀書吐使袁紹若至當如之何詡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吾先與

操有仇安得相容應前第十詡曰從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

伐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操雖弱得我必

喜其宜從二也今之錦上添花者何向富厚處納款曹公五霸之志必釋

私德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焉繡從其言請劉曄相見

曄盛稱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怨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繡大喜即從

賈詡等赴許都投降繡見操拜於階下操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

記于心亂其叔有乃曰小過遂封繡為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又

得一操即命繡作書招安劉表賈詡進曰劉景升好結納名流今必得一

有文名之士往說之方可降耳出此一句引操問荀攸曰誰人可去攸曰

孔文舉可當其任操然之攸出見孔融曰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

行人之選公可當此任孔融曰吾友禰衡字正平其才十倍於我此人宜

在帝左右不但可備行人而已我當薦之天子不曰薦之丞相而曰薦之

用者於是遂上表奏帝其文曰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廣招賢俊昔世宗繼統指漢將宏

基業時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音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逆勞諫日戾

維嶽降神異人竝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

二句言英才卓犖音力。一初涉藝及升堂視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

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桑弘羊武帝時人安世默

識張安世宣帝時人以衡準之誠不足怪一段美其才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

驚嫉惡若仇任座抗行在座魏文侯時人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一段美其品只此數語便

為禰衡罵鴛鴦煩百不如一鳥郭嘉程昱等曹操張本驚鳥煩百不如一鳥郭嘉程昱等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

聘詞溢氣全通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屈國詭係單于詭責也

終軍欲以長纓牽制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吳

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一段言其少年有志應前年二十四句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

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

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語亦奇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激楚清辭陽阿曲名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鬼驤音鳥。古良馬絕足奔放

良王樂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

令衡以褐衣召見如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帝覽表以付曹操操遂使人名衡至禮畢操不命坐無禮爾衡仰天嘆曰

天地雖濶何無一人也開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

人高祖見鄺生生責之高祖便起謝今曹操不謝官正平之終怒也衡曰願聞操曰荀彧郭加程昱

機深智遠雖蕭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岑彭馬

武不及也呂虔滿龍為從事于禁徐晃為先鋒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

世間福將安得無人曹操自誇其謀臣戰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

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坟守墓程昱可使開門閉戶郭

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臥

狀讀招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

禁可使負版築牆徐晃可使屠猪殺狗夏侯惇為完體將軍曹子孝呼

為要錢太守完休反言之也要不正言之也其餘皆是衣袈飯糲酒桶肉

袋耳暢快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

曉上可以致君為堯舜下可以配德於孔顏異人處只在此二句豈與俗子共論乎

孔融之贊衡時止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早晚

朝賀宴享可令衡克此職衡欲使張遼擊鼓鳴金操即衡不推辭應聲

而去玩世不恭有詩遼曰此人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

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謂我不能容物彼自以為能故令為鼓吏以

辱之奸雄作用故欲辱衡來日操於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搥鼓舊吏

云搥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為漁陽三搥音節殊妙淵淵有

金石聲於草木之器能作金石之音正所謂激楚陽阿掌伎所食者坐客

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袒體而

立渾身盡露嘉落峭以傲桓溫衡裸衣以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著

褲顏色不變真是日操叱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乃謂無

禮明明道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耳既所伐鼓淵淵操曰汝為清

白誰為汙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

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管懷篡逆是心濁也

前既力詆其謀臣將士今却指名批曹操又罵之於後可謂鳴

或而攻之矣○孔融荐禰恒一篇文字十分光彩禰恒罵曹操一篇篇言語

十分丰金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孟子耳

罵个尽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耶時孔融在坐恐操殺衡乃從容進

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謂之高宗夢傅說事古使有罪者克役

伐罪人操指衡而言曰令汝往荊州為使如劉表來降便用汝作公卿衡

不肯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二人扶挾而行禰衡嘔強却教手下文武整酒

於東門外送之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起身衡至下馬人見眾皆端坐衡

放聲大哭荀彧問曰何為而哭衡曰行於死柩之中如何不哭鼓音之悲

衆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瞞之

黨安得無頭補衡以漢帝爲頭不似衆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量鼠雀之

輩何足汙刀衡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只可謂之蜾蠃太則其事曹

中之王蚌衆恨而散衡至荊州見劉表畢雖頌德實譏諷表不喜表好各

喜補衡如葉公之好龍令去江夏見黃祖或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

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不殺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

殺之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劉表使見

操使見劉表之意是操借刀手衆皆稱善時袁紹亦遣使至表問衆謀士

曰袁本初又遣使來曹孟德又差禰衡在此當從何便從事中郎將韓嵩

進曰今兩雄相招將軍若欲有爲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然將擇其善者

而從之今曹操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

恐將軍不能禦莫去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待將軍矣與賈詡勸表曰汝

法緒相同

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再作商議嵩曰君臣各有分定嵩今事將軍雖赴湯

蹈火一唯所命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遲遲未定嵩

到京師天子賜嵩一官則嵩為天子之臣不得復為將軍死矣先說在前後來不得

之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主意高辭表到許都見操操遂拜嵩為侍

中領零陵太守果茂韓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嵩之言禍衡

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荀彧二人問操曰禍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

手殺之何必再問曹操一人遂遣韓嵩回荊州說劉表嵩回見表稱頌朝

廷盛德勸表請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耶欲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

嵩嵩不負將軍良曰嵩未去之前先有此言矣劉表遂赦之人報黃祖

斬了禍衡此言不用實敘只在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禍衡共飲皆醉初

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見孔文舉小兒揚德祖除此二人別

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願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

曰汝以我為土木偶人耶衡之視人不是死屍遂斬之衡至死罵不絕口

此非黃祖殺之而曹操殺之也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於鸚鵡洲

地名在蒲城外邊後人有詩嘆曰

黃祖才非長者儔

禰衡喪首此江頭

今來鸚鵡洲邊過

惟有無情碧水流

却說曹操知禰衡受害笑曰腐儒舌劍反自殺矣

不說自己殺他又說他自殺

好雄之極因不見劉表來降便欲興兵問罪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而

欲用兵江漢是猶舍心腹而顧手足也可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

掃而平矣操從之以下再敘許都一邊且說董承自劉立德去後日夜與

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建安五年元旦朝賀見曹操驕橫愈甚感憤成

疾將敘元宵飲酒先敘元旦染病老泉詩曰佳節每從愁裡過壯心尤傍醉中來正與此合帝知國舅染病令隨朝太

醫前去醫治此醫乃洛陽人姓吉名太字稱平人皆呼為吉平當時名醫

也乎到董承府用藥調治旦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歎不敢動問

但知其身

病不知其心病也

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二人其飲飲至更餘承覺困倦就

和衣而睡

前二十回中隱凡而因乃是日裡今和衣而睡乃是夜間前因隔夜未眠此因病後困倦寫得有情有景忽報王子

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

紹起兵五十萬其分十路殺來

暢快之極

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七十二萬

從北殺來

暢快之極

曹操盡起許昌兵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若聚五家童僕

可得千餘人

乘今夜府中大宴慶賞元宵將府圍住突入殺之不可失此

機會

更暢快之極

承大喜隨即喚家奴各人收拾兵器自己披挂綽鎗上馬

此有起色矣

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至一鼓衆兵皆到董承手提

寶劍徒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大叫操賊休走一劍剝去隨手而倒

一路

竟似真有此快事何其大

從人願至於如此之易也霎時覺來乃南柯一夢

此句不覺掃興口中猶

罵操賊不止吉平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乎承驚懼不能答

楚莊王將有所謀必屏人

獨寢恐夢中屬言正為此也

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醫人未嘗忘漢某池日見國舅嗟

嘆不敢動問恰纔夢中之言已見真情幸勿相瞞倘有用其之處雖滅九

族亦無後悔滿朝文武不及此一醫牛多矣承掩面而哭曰只恐汝非真心平遂咬下一

指為誓獻帝刺指寫詔吉平咬承乃取出衣帶詔令平視之且曰今之謀

望不成者乃劉立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至此方說

源平曰不消諸公用心操賊性命只在某手中今日醫牛之手皆如此之可畏承問其故

平曰操賊常患頭風痛入骨髓纔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

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兵乎一貼藥勝是百萬兵承曰若得如此救漢朝社

稷者皆賴君也方是真正良醫不但醫董承身病并醫董承心病且醫獻帝心病矣時吉平辭歸承

心中暗喜步入後堂忽見家奴秦慶童同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承大怒

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勉其死夫人大是誤事各人杖責四十將慶童鎖於

冷房慶童懷恨夤夜將鐵鎖扭開跳牆而走逕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

前十回中馬宇為家僮所首此處董承亦同 操喚人密室問之慶童云王

子服吳子蘭種輯吳碩馬騰五人只說得在案王府中商議機密必然是

謀丞相家主將出白絹一段不知寫道其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曾

見秦慶童口中妙在說得不明不白但見白絹不見血詔但知寫字咬指

也曹操藏匿慶童於府中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了也不追尋次日曹操

詐患頭風召吉平用藥吉平自思曰此賊合休暗藏毒藥入府操之意是

醫亦是操卧於床上合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自然不消教取藥

罐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已暗下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意遲延不

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愈水二鐘薑三片萍不再煎操起曰汝既讀儒書必知禮義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為我心腹之人何不先

嘗而後進先嘗則不平曰藥以治病何用人嘗平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

住操耳而韮之操作藥發也傳者注畏藥未及言已得平先下毒

小成而吉平之探曰吾豈有疾特試汝耳汝果有害我之心遂喚二十箇

精壯獄卒執平至後園拷問此是一操坐於亭上將平縛倒於地吉平面

不改容署無懼怯想其懷藥入府時操笑曰量汝是箇醫人安敢下毒害

我必有人唆後音使你來你說出那人我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

之賊天下皆欲殺汝豈獨我乎經似施全操再三磨問平怒曰我自欲殺

汝安有人使我來先說人皆欲殺不獨是我又說我自欲殺更不关人若

無一人使我來也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打到兩箇時辰皮開肉

裂血流滿階操恐打死無可對証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惡傳令次

日設宴請眾大臣飲酒惟董承託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只得俱

至一人因恐而不來操於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為樂我有一

人可為眾官醒酒吉平善用表汗湯今教二十箇獄卒與吾牽來須臾只

見一長枷釘着吉平拖至階下此是操曰眾官不知此人連結惡黨欲

反皆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於地以水

噴面吉平甦醒吉平被水噴醒官却却被曹操味醒味醒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

時操曰同謀者先有六人與汝其七人耶是七人之數首劉玄德也若添

本無吉平而慶童口中却無玄德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覷如坐鐵砲

曹操意中人認作七人曹操座上大人尚欠二人參差不齊錯落有致操教一面打一箇噴平並無求饒之

意漢硬操見不招且教牽去死還不許他眾官席散操只留王子服等四人夜

宴四人魂不附體只得留待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汝四人不知

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並未商議甚事操曰白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

皆隱諱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迴避了眾

人六人在一處書字如何賴得慶童只首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姦

被書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

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皆言並無此事某

叱左右將四人拏住監禁次日帶領眾人迺投董承家探病前吉平至曹

今曹操至董承家中探病都是不懷好意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

不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曹操賺吉平是假病承愕然操曰國舅

知吉平事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

病竟欲以吉平三拷當救生七發○前日醒酒是承舉指無地須臾二十

獄卒推吉平至階下此為三吉平大罵曹操逆賊罵硬漢操指謂承曰

此人曾拏下王子服等四人吾已拏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曹操只

不知尚有三人因問平曰誰使汝來藥我可速招出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妙人所

存即天理也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割操又問平曰

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為誓誓殺國賊絕不抵賴硬漢操教取

刀來就階下截去其九指今之庸醫以十指殺一人曰一發截了教你為誓

乎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罵賊為張睢陽齒操令割其舌乎曰且

勿動手吾今熬刑不過只得供招不知者讀至此必以為將供出董承矣可釋吾縛意在此句耳

操曰釋之何礙遂命解其縛平起身望闕拜曰臣不能為國家除賊乃天

數也拜畢撞階而死立誓以殺曹操是其忠也至死不招董承是其義操

令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史官有詩曰

漢朝無起色 醫國有稱平 立誓除奸黨 捐軀報聖明

極刑詞愈烈 慘死氣如生 十指淋漓處 千秋仰異名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大

怒曰逃奴在此即當誅之操曰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誰敢誅之承曰丞

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尚抵

賴乎即喚左右拏下命從人直入董承卧房內掣出衣帶詔并義狀屏着

了笑曰鼠輩安敢如此曹操一向只知有方狀今日方知有血詔命將董

承全家良賤盡皆監禁木紋走脫一箇操司符以詔狀示眾謀士商議要

廢獻帝立新主此時竟欲正是數行丹詔成虛望一紙盟書惹禍殃為董卓所為矣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嘗咏唐人弔馬嵬詩曰可憐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其言可謂悲矣然楊妃之死死於其兄之誤國董妃之死死於其兄之愛君夫以兄之罪而殺楊妃今人猶為之惋惜况以兄之忠而殺董妃能不為之悼嘆乎哉吾以為董妃之冤冤於太真則獻帝之痛更痛於玄宗矣以天子之尊而束縛於權臣不得已耳以方伯之重而牽制於小兒亦不得已耶衣帶詔之事既聞董貴妃之事甚慘正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義士發憤立功之日而乃遷延歲月坐失機會天子不能保其嬪妃諸侯且欲戀其家室亡之幼子有疾猶然繫懷君之孕嗣遭殃不為動念

以四世三公代食嘆祿者反不如一醫生之盡節良可嘆也

讀徐文長四聲猿有禰衡罵曹操一篇文字將禰衡死後之事補罵一番殊爲痛快今恨不將陳琳檄後之事再教陳琳補罵一番也雖然惟無瑕者可以戮人袁紹不奉天子之命而襲取冀州欺韓馥又賣公孫瓚其罪一催汜之亂不聞勤王其罪二袁術僭號而不能討及術歸帝號而又歡迎之其罪三爲紹計者恐我盡言以責操而操亦盡言以責我故一罵之後不復更罵耳昔齊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行權力而假仁義聶北之救坐視邢亡楚丘之封直待衛滅又兄弟姊妹之間多慚德焉是以其責楚也不責其僭稱王號吞併諸姬而但問以包茅不貢昭王不復舍其大而責其小舍其近而責其遠其同此意也夫田豐前欲緩戰今欲急戰前則無隙可何今則有虛可乘審時勢而爲謀惜袁紹之不能用耳然吾怪郭圖審配獨無一言何也蓋二人與田

豐不和故前者豐不欲戰二人以宜戰之說爭之今者豐既欲戰二人更不以宜戰之說助之但從自己門戶起見不從國家大事起見古來朋黨之害往往坐此唐有牛李之互持宋有朔洛蜀之角立朝廷且受其患况袁紹一隅之主乎

爲天下者不顧家立德前敗於呂布遂棄妻小而不顧今敗於曹操又棄妻小而不顧與高祖委呂后於項羽正復相同彼袁紹室家情重戀戀小兒豈得爲成大事之人

袁紹與立德三番相見第一次在虎牢第二次在磐河第三次在冀州玄德於袁紹三番求救第一次鄭玄作東第二次自己致書第三次單騎親往紹則前倨而後恭備亦昔疎而今密非紹之賢而納備乃備之急而投紹耳前乎此者依托呂布又依托曹操後乎此者依托劉表又依托孫權熒熒一身常爲客子然則備之爲君殆在旅之六五云

操之敵紹能以寡勝衆備之敵操不能以寡勝衆是備之用兵不如操
矣然爲將之道在能用兵爲君之道不在能用兵而在能用用人
備之所以敗者以此時未遇諸葛亮耳未遇諸葛雖閔張之勇無所用
之既遇諸葛雖曹操之智不能當之而諸葛不爲操所得獨爲備所得
善乎唐太宗之論操曰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韓信善將兵一
將之智也高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萬乘之才也豈非操之月兵則勝
於備而用人則遜於備與

却說曹操見了衣帶詔與衆謀士商議欲廢却獻帝更擇有德者立之程
昱諫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號令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也今諸侯
未平遽行廢立之事必起兵端矣操乃止

操賊賊爲董卓所爲而卒未
爲者以自已曾討董卓故也

將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門處斬死者共七百餘人城中官

民見者無不下淚

不特當日見者下淚卽
今日讀者亦爲酸鼻

後人有詩嘆董承曰

密傳衣帶詔

天言出禁門

當年曾救駕

此日更承恩

憂國成心疾

除奸入夢魂

忠貞王古在

成敗復誰論

又有嘆王子服等四人詩曰

書名尺素矢忠謀

慷慨思將君父酬

赤青可憐捐百口

丹心自是足千秋

且說曹操既殺了董承等眾人怒氣未消遂帶劍入宮來弑董貴妃咄咄怪事

貴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懷孕五月補敘貴妃一筆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

后私論董承之事至今尚無音耗點綴忽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

大驚失色宰相面有怒容而天子大驚失色豈不奇絕操曰董承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

誅矣操言董承而帝故意誤言董卓蓋操乃今日之董卓也帝意不在卓殆暗指操耳帝亦善于詞令操大聲曰不是董

卓是董承帝戰慄曰朕實不知當讀左傳周鄭交質篇玉曰無之句為之此時宰相儼如開官

天子竟似罪人矣操曰忘了破指修詔即帝不能答口詞難賴操叱武

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見憐帝因孕而欲求免其身操曰若

非天敗吾已被害豈得復留此女為吾後患伏后告曰貶於罪宮待分娩

了殺之未遲后度不能免其身但求全其孕操曰欲留此逆種為母報

仇乎天子之嗣乃曰董后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始能免但求全

屍矣逆種是何言與董后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始能免但求全

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何言之痛也讀者能言訖淚下如雨伏后亦不

哭操怒曰猶作兒女態耶叱武士牽出勒死於宮門之外巍巍女子真天

翻地覆時也後人有詩嘆董妃曰

春殿承恩亦枉然 傷哉龍種並時捐

堂堂帝主難相救 掩面徒看淚湧泉

操諭監宮官曰今後但有外戚宗黨不奉吾旨輒入宮門者斬守禦不嚴

與同罪為後文伏筆又撥心腹人三千竟御林軍令曹洪統領以為防察

武帝此時如操謂程昱曰今董承等雖誅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此數不可

不除昱曰馬騰屯軍西涼未可輕取但當以書慰勞勿使生疑誘入京師

圖之可也馬騰伏筆劉備現在徐州分布犄角之勢亦不可輕敵以上將

人並況今袁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之心若我一旦東征劉備勢必求

救於紹紹乘虛來襲何以當之始下馬騰專策劉備操曰非也備乃人傑

也今若不擊待其羽翼既成急難圖矣袁紹雖強事多懷疑不決何足憂

乎操與玄德為英雄不以本和為英正議間郭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

東征劉備奈有袁紹之憂如何嘉曰紹性遲而多疑其謀士各相妒忌操

語又添出不足憂也劉備新整軍兵眾心未服二語為後關張部卒降曹

謀士一句丞相引兵東征一戰可定矣操大喜曰正合吾意遂起大軍二十萬

分兵五路下徐州下徐州五路分共攻小沛八面遣將卒探知報入徐

州孫乾先往下邳報知關公隨至小沛報知玄德玄德與孫乾計議曰此

必求救於袁紹方可解危於是立德修書一封

此時立德竟親自寫書遣

孫乾至河北乾乃先見田豐具言其事求其引進

前托鄭玄致書今又托

子貢申之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令人豐曰主公何出此言

曰吾生五子唯最幼者極快吾意婦人愛小子今患疥瘡命已垂絕

患者不過小兒之病小兒所患者又不過疥癩之疾可發一笑吾有何心更論他事乎可豐曰今曹操來

征劉立德許昌空虛若以義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萬民

此不易得之機會也唯明公裁之勢前欲緩戰今欲急戰此量時度紹曰

吾亦知此最好奈我心中恍惚恐有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在子中

唯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吾命休矣遂決意不肯發兵曹昂死而曹操

熙病而表紹不肯救劉備袁曹優劣又見如此况前鄭玄致書之時董承

未死血詔未泄今此事已露立德書中必計言之乃紹見書而不一發憤

可謂乃謂孫乾曰汝同見立德可言其故倘有不如意可來相投自有

相助之處

為後劉備報
袁紹伏筆

田豐以杖擊地曰遭此難遇之時乃以嬰兒之病

失此機會

大事去矣

可痛惜哉跌足長嘆而出

真正可惜○玄德求考於
紹不出程昱所料袁紹不

肯發兵不出

孫乾見紹不肯發兵只得星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事玄

德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張飛曰兄長勿憂曹兵遠來必然困乏乘其初

至先去劫寨可破曹操

此計亦可但瞞
不過曹操耳

玄德曰素以汝為一勇夫耳前者

捉劉岱時頗能用計

又將
事一

提今獻此策亦中兵法乃從其言分兵劫寨且

說曹操引軍往小沛來正行間狂風驟至忽聽一聲响亮將一面牙旗吹

折

孫堅之死有風報應曹
操之計亦有風報應

操便令軍兵且住聚眾謀士問吉凶荀彧曰風

從何方來吹折甚顏色旗

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

單旗曰角
雙旗曰門

旗乃青紅二色

董承之死只因紅詔一紙白絹一
幅劉備之敗却因青紅牙旗一面

或曰不主別事今夜劉

備必來劫寨

張飛之計早被
荀文若占出

操點頭忽毛玠人見曰方纔東南風起吹折

青紅牙旗一面主公以為王何吉凶操曰公意若何毛玠曰愚意以為今

夜必主有人來劫寨

謀士明見皆同

後人有詩嘆曰

吁嗟帝冒勢孤窮

全仗分兵劫寨功

爭奈牙旗折有兆

老天何故縱奸雄

操曰天報應我當即防之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扎營寨餘眾八

面埋伏

九里山前十面埋伏

是夜月色微明

既寫風又寫月忙中偏有此閒筆

玄德在左

張飛在右分兵兩隊進發只留孫乾守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為得計領輕

騎在前突入操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大起喊聲齊舉飛

知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

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入處軍馬殺來

曹操分撥八面之將前不敘明至此方點出

張飛左冲右突前遮後當所領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見事勢已急書

皆投降去了

正是朱靈路昭及車胃所有之兵也

飛正殺間逢着徐晃大殺一陣後面樂進

趕到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數騎跟定欲還小沛去路已斷次又

徐州下邳文恐曹軍截住尋思無路只得望碭山而去按下張飛下邳文單敘立德去

說立德引兵劫寨將近寨門忽然喊聲大震後面衝出一軍先截去了一

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立德突圍而走夏侯淵又從後追來人小圖領正有

三十餘騎跟隨急欲奔還小沛敘張飛處既詳敘立德處不得不略早望

見小沛城中火起願筆虛寫便只得棄了小沛欲投徐州下邳又見曹軍

漫山寨野截住去路亦虛寫立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

可來相投今不若暫往依棲別作良圖還記磐河相遇時否正是明遂望

青州路而走正逢李典攔住立德匹馬落荒望北而逃李典攔將從騎去

了李典在正北夏侯淵在東北夏侯淵在西北立德望北而逃正當與此三路軍相遇一筆不亂且說立德匹馬投青州

日行三百里奔至青州城下叫門門吏問了姓名來報刺史刺史乃袁紹

長子袁譚譚素敬立德問知匹馬來到即便開門出迎袁譚較勝乃翁而

何也接入公廨細問其故立德備言兵敗相投之意譚乃留立德於館驛中

住下發書報父袁紹一向差本州人馬護送立德至平原界口袁紹親自

引眾出鄴郡三十里迎接立德回想虎牢關時真立德拜謝紹忙答禮曰

昨為小兒抱病有失救援於心怏怏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想之

思繁禮多儀虛交無當立德曰孤窮劉備玄德此時止剩一身自稱孤窮劉備真不誣也久欲投於門下奈

塵緣未遇今為曹操所攻妻子俱陷保其七百餘口玄德又安能保其二

夫人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慙逕來相投望乞收錄誓當圖報

紹大喜相待甚厚同居冀州按下文單敘雲長且說曹操當夜取了小沛隨即

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城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曹操大

軍入城安民已畢隨喚眾謀士議取下邳荀彧曰雲長保護立德妻小死

守此城若不速取恐為袁紹所竊或已知備之操曰吾素愛雲長武藝人

材欲得之以為己用不若令人說之使降欲說降關公郭嘉曰雲長義氣

深重必不肯降曹操但知其武藝人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帳下一人出

曰某與關公有一面之交願往說之衆視之乃張遼也回想曰門樓相求處忽然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其有一計使此人進退無路然後用文遠說之彼必歸丞相矣正是 整備窩弓射猛虎 安排香餌釣鰲魚 未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集詞氣 安得香時隱格魚 未味其佳佳回且離不交分風

指謝山人幾致辭辭然對似交敬新之始必臨筆以笑耳其 遠寄南宮

謝山人幾致辭辭然對似交敬新之始必臨筆以笑耳其 遠寄南宮

曰足與爾共有一心之安與封翁之樂與衣衣而盡也 以與爾共有一心之安與封翁之樂與衣衣而盡也



